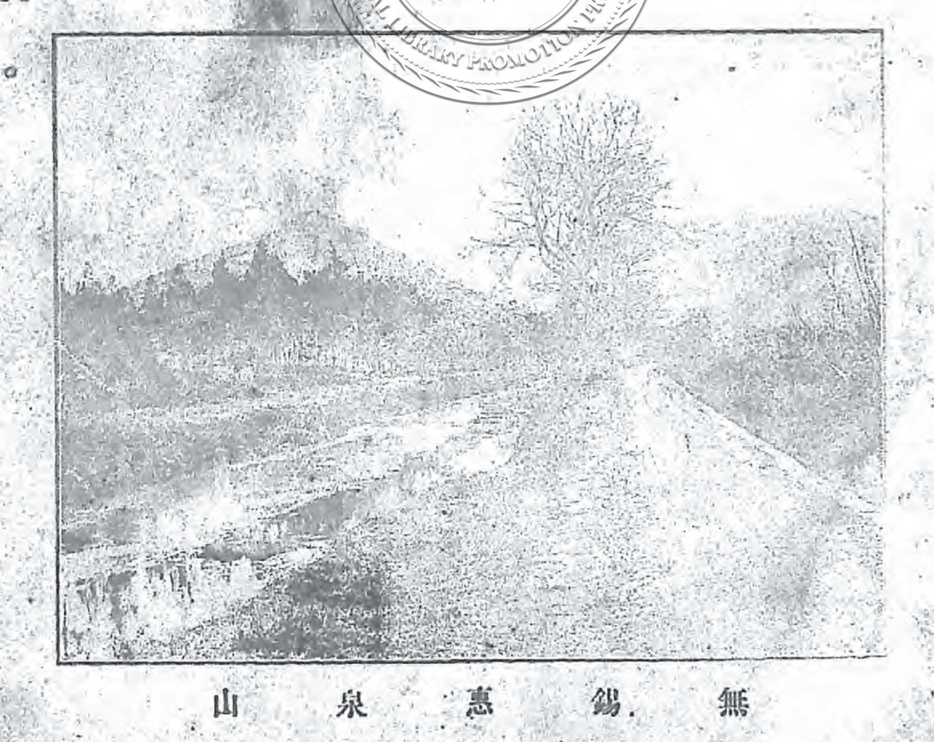
近人遊記叢鈔

第一輯 共十七種



無錫惠泉山

近人游記叢鈔

甲寅五月 潘承弼署

近人游記叢鈔序

游記所述。舉凡一邱一壑。一草一木。大都身親目覩。筆之于篇。讀其書者。亦若身入其境。非特為研究地理之助。要亦為怡悅性情之需。此編所輯。皆出近人手。陵谷變遷。雖不無今昔之殊。然遠則卅載。近則並時。縱有少差。亦無懸異。記中詩歌。並載不刪。（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所收記中詩詞皆為刪去各有所見不敢強同）末錄駢文似出例外。盖取陶情之助。不敢辭尚文之譏也。寄塵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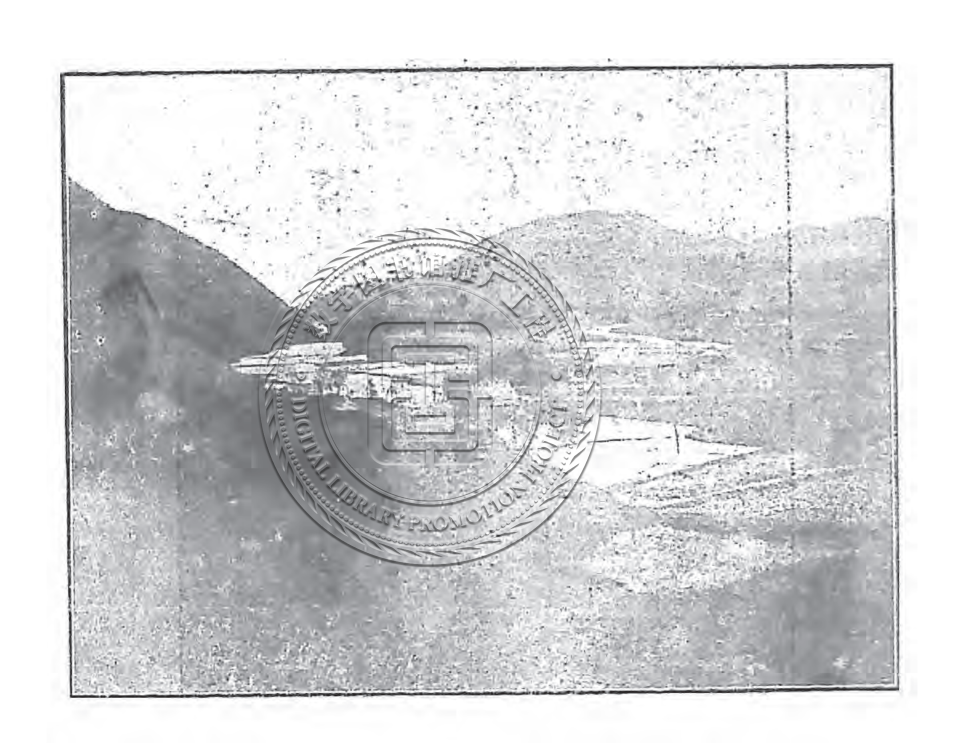

近人游記叢鈔



大禹陵



紹興蘭亭風景



西湖風景之一(平湖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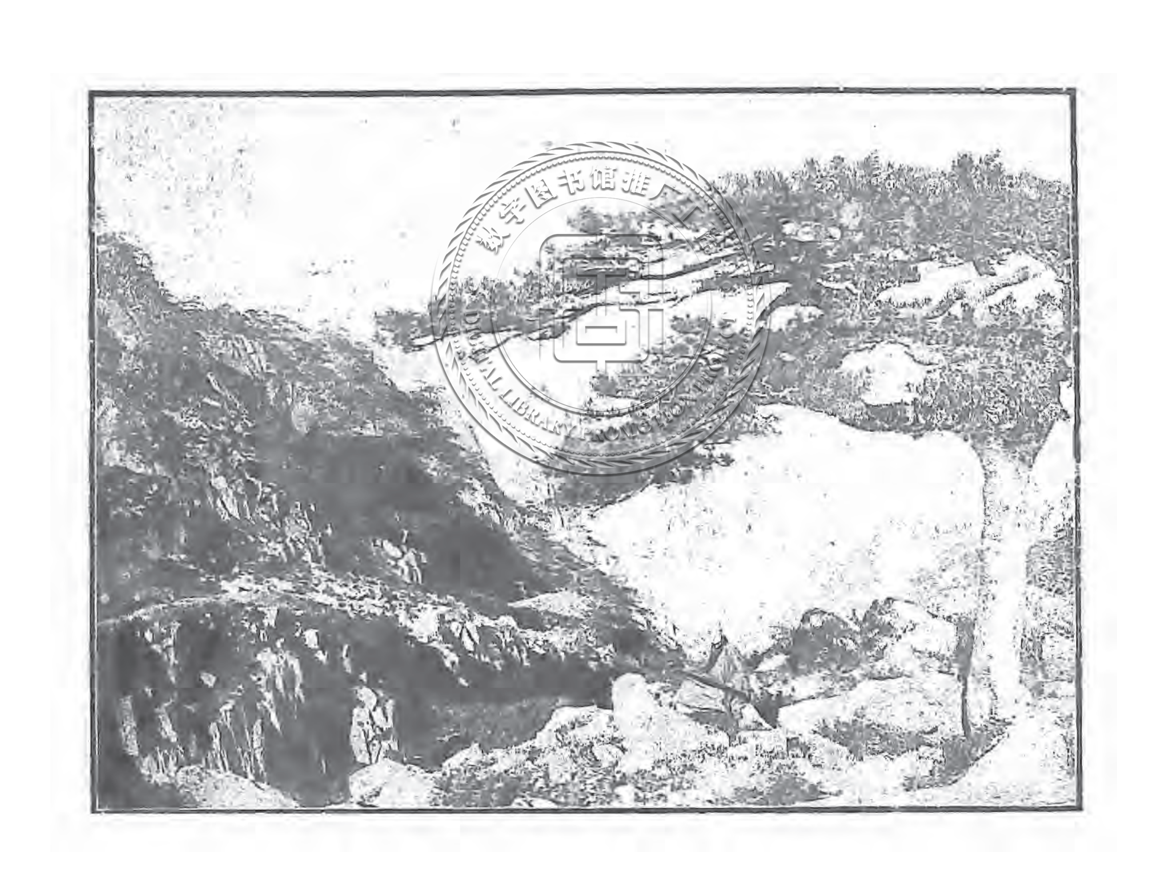




西湖風景之二(西泠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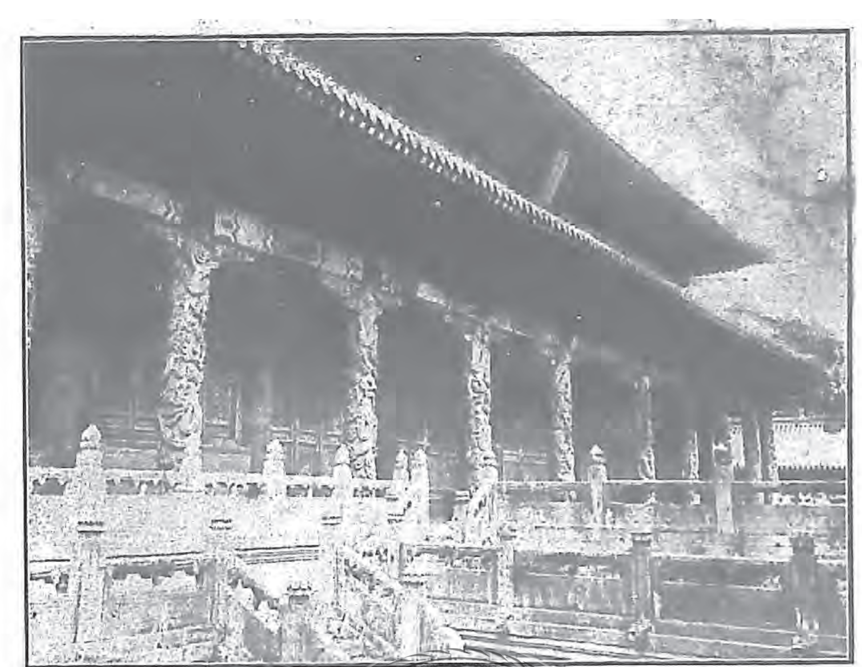
泰山風景之一



江西廬山風景



孔廟大成殿



孔林



近人游記叢鈔目錄

目次

近人游記叢鈔

安吳胡寄塵編

江窗山水記　豐潤趙國華撰

余嘗夢中爲南宋有明時人。豈懷古之幻耶。何以不夢周秦耶。向登泰山玉皇頂。依稀如兒時故境。又旦晝所行經接遇。往往有以夢先至之。乃識吾夢所至不可以不往。通籍十年無所暇。同治壬申。辭官去。一視里門。越歲癸酉。時年三十六。其春來淮浦。客文漕帥西齋。實將踐吾游也。夏秋復以事往京師。九月始返淮。爰銳意渡江。瞰吳越山水。於十月七日買舟而南。是亦夢也。不可以不記。

十月初七日。晨起薄飲。勸不得醉。乘筍輿載酒襆被登舟。舟戶華阿川。無錫人。牀壁明潔。瓦盂植菊花。雕窗斐几。清流中水心亭子也。楄前爲外榻。處僕人。喬森府卒袁學經。行三十里。中經淮關。枚皋故里。清河境　漂母祠。淮陰釣臺。山陽境　至淮安府西城下。又四十里。泊平橋。山陽境

初八日行四十里。經寶應縣。又四十里經汜水。寶應境又八十里中經界首。高郵境岸西一片寒漪。迢遞相望。高郵三十六湖也。泊高郵州。

南遊發淮上

乃踐江湖約。淮陰挂席初。秋深霜鱠美。亂定水郵疎。韓信臺前酒。枚皋宅裏書。持茲懷古意。人物近何如。

南遊遙寄關中薛子

拂衣半天下。平少薛先生。吾亦桑蓬志。今爲笠織行。亂帆明月色。一雁大江聲。遙指餘杭酒。相思萬里情。

懷何子中州

我長荆高里。君生古大梁。千秋尙忼慨。早歲各文章。一別匡山曲。相思秋水長。信陵亭圯盡。何事苦還鄉。

聞孫石來下第

中郎死不起。焚爾嶧陽桐。下筆人爭棄。談天客盡聾。簟無大力負。酒有老羌同。寂寞

高樓晚。秋風渤海東。

初九日日微暝。北風行三十三里。經露筋祠。（高郵境）祠築岸西。前廊壁石刋詩甚夥。獨無漁洋句。祠有三十六湖樓。牡丹臺。可望東南湖田。又三十三里。風稍大。泊召伯埭。（甘泉境）

露筋祠

岸上人家畫不成。祠前疎樹古今情。碧蘆蕭瑟白蓮盡。三十六湖相對淸。

過不遇行遙贈郭藎卿何吟秋孫石來

半年不見何公子。傳聞歸訪夷門奴。敝衣上客今已矣。袖椎宜爾空爲屠。石來先生亦眊燥。行年五十不自老。疆顏還走市人門。忍使珊瑚賤如草。何哉郭五天下聞。漢高眞遇飛將軍。奇矯獨出萬目愕。駿馬渙西人渙羣。文字謂無價。大鵬乃舉垂天雲。讀書必有用。焦琴慘裂胡紛紛。我今擊檝大江水。吁嗟三子各千里。寒潮夜半來瀟瀟。大叫然燈把杯起。一杯爲之哭。一杯爲之喜。一杯一杯復一杯。睡蛟跳立橫罍回。遠船來聽此狂嘯。靑天大月聲如雷。濟南之郡七十二泉天池開。不有怪物誰爲魁。嶧山之東黃河之南魯生衛俠莫雄爽。抵掌瞋目無人哀。嗚呼抵掌瞋目無人哀。何

不同上黃金臺。

初十日。行四十里至揚州府。泊東城下。小酌入城。行市中自東而西。就西門求二十四橋。蓋不可得。折出北城門。渡板橋。東至天甯寺。寺新葺。泥師方畫佛刹臺上。後爲戒堂。有僧殆二十餘人。禮梵日中。方持偈寺東。卽明史閣部衣冠墓。前爲祠堂。院多竹樹雜花皆楚楚幽潔。祕門曲廊。宛轉可通。居然墅園。墓後爲梅花嶺。叢植梅。墓周以垣。細草披被。如蘭如書帶。觀良久。始出。就途人詢平山堂。知在西北五六里。遂尋行土草中得小徑。皷蛇旋上旋下。若漫山。揚地平衍。近城無山。志謂蜀苑在府北。此殆是其所謂岩谷者。卽玉鉤斜亦依稀在其左右。但無所從證。行且疲。見觀音山。山之西卽平山。皆累土成。不石。實卽蜀岡也。徑登平山。求其堂。自栖靈寺入。寺僧煑茶餉客。引客西步。陟平山堂。蓋寺中址。隔江西南諸山。宛在庭檻間。時天宇瑩淨。寒翠大至。堂西下疊石爲老樹空腹狀。中甃井。曰第五泉。堂後西北望。曰甘泉山村。曰司徒廟。寺東偏新築平遠樓。四壁嵌罘罳。揚之城郭。皆如畫玻璃上。廣陵名蹟。洪逆亂後。兵燹略盡。於時漸規復太平雅勝。大喜。過半日。西還入城。小憩酒家。求瓊花觀。得之東門南巷中。則敗石冷草。寥

寥空院。最後有舊樓三層。梯壞不能踏。出東門回舟。岸上初燈錯落如星。爭出迸垂。

舟抵廣陵

江浦雁聲秋。西風木葉流。一帆下淮水。三日到揚州。不遇王司理。誰爲把臂游。碧簫明月夜。獨上酒家樓。

廣陵雜詩

迤邐邗溝西復西。放螢苑畔草萋萋。北風十里蕪城路。何處垂楊古大隄。

九曲山池踏屐尋。蜀岡高下土如林。玉鉤香冢依稀是。二十四橋斜照深。

騎鶴仙人亦酒豪。詩臺迢遞選樓高。花時來與尋東閣。誰稱當年何法曹。

一角蕃釐觀裏田。春風想像至元前。無人收在唐時種。不見瓊花六百年。

六一平山舊築堂。栖靈蹤迹未全荒。好煎第五泉邊水。坐攬金焦入畫廊。

岥陀小塢駐青霞。地下衣冠閣部家。遙憶滿天風雪裏。野樵獨出見梅花。

十一日。行四十里至瓜洲。江都境呼江舟導以渡。江口南北十餘里。爲古京口。銜江朵朵皆蘆荻。東西無涯極。風日恬美。諸帆相屬。北岸沙檣如長林。岸南羣山聳峙煙際。西入

江寗山水記

金陵。東南金山。金山東下爲鎭江府。府西粉屋櫛比。蓋夷人新所築樓無上言禁之者。府北一峯爲北固山。上則甘露寺。其再東江中爲焦山。金山下水中大石爲善才石。舟次其下。自山北尋徑上。巉壁夾道。南行。忽開朗。爲大雄寶殿。前爲洞堂。後爲藏經樓。即江天寺。寺緣山爲巷。奥折逶迤。僧寮佛戶。無向不有。西南隅方甃爲中冷泉。稱第一泉。東爲斳王殿。再上爲妙高臺。最其上爲留雲亭。亭西浮屠七級。爲慈壽塔。俯視山脚東南亘溪。步與岸接。山下田如罫方斜。皆有溝。蓋水渠之利。東南多爲是。寺藏有東坡玉帶。未索觀。從擔水僧市所搨山圖。下山更行江中。東向焦山。經鎭江城下甘露寺而東。稍北至焦南陂。焦去金殆十里。岸峻水急。橋槳而上。上至定慧寺。寺東刹宇茂密。有至有不至。磬聲梵語。開作開應。既由寺西北折。牽磴而上。山勢紆陡。數數步出行人上。山腰有亭。肖漢處士焦先志山所得名。額曰焦隱。其北尙露屋椽。不及問徑。登山絕頂。有樓曰吸江。中龕四面佛。樓疏可面面開。儼然則大江正中。青天四來。高不可際。東睇滄海。隱隱作澹靄。東南一片明杳。互出漁溆沙墟。或有小村。若水畦。散葉攢點蒼赭色。斜日下樓。取舊徑。徑側繁生竹。輒三五步相聚。廣或成林。又葱蘢幽秀。襍木且參列。遙視岩

間。不知其樹其竹也。漸出寺門。放棹東南行。泱漭浩遠。所乘舟譬僅一羽泛波面。顧念處天塹古今歷歷人物。復覺投鞭擊檝。去人不遠。渡此不生忠孝之思。有如此江也。二十里。日就暮。艤遣江舟。乃自丹徒口入運河。河中又十里。泊越河。丹徒境金焦皆丹徒境。金去城西北七里。焦去城東北九里。大江即揚子江。

京口

萬里西來江水聲。北風吹客放帆行。山連宋武丹徒宅。日射孫郎鐵甕城。人物遠淘千古浪。戈艘近息十年兵。岸頭蜃氣何由在。不覺中流憶祖生。

由瓜洲渡揚子江登金焦二山作

瓜洲渡口焦千疊。岸外長江共天接。篙師解纜風帆張。擲向江心去如葉。金山名大天下聞。我家北在燕山雲。等閒挂冠乃爲此。塵世不信空紛紛。江流一何廣。江風一何爽。碧空排出眞樓臺。仙人招手金山來。玉窗琳戶紛焉開。僧旗佛繖何徘徊。外爲弱水中蓬萊。浮屠不可級。上插青天隈。孰是鑿金處。縹緲頭陀裴。焦亭相望復咫尺。順流一柁倏十里。甘露寺下不得留。卻已攀扶亂松裏。山前松樹多。山後生薜蘿。娟

娟脩竹細無數。三步五步交葉柯。橫遮倒映山門路。清梵聲來不知處。翡蔚宛委崖忽平。高樓四瞰全江明。吳越是其南，揚徐是其北，茫茫東與西。但見江天色。金山壯麗良有然。焦山幽曠那易得。平生魂夢今何如。快哉鼓浪休踟躕。兩日下五瀉。三日經姑蘇。便攜北固樓頭好山色。一路打槳錢塘湖。

十二日。行運河中。自西北而東南。河隄高岡。近隄高處有原田。亦樹麥。多產竹。叢映里落。或葳蕤生灌莽間。五十里。經丹陽縣城下。城畔有塔。又二十五里。經林口。丹陽境又四十里。泊奔牛鎮。陽湖境鎮咸豐間屢淪巨刼。隄上野冢蝟起。不可千萬計。土人云。是皆死於兵居民。近始復。河在鎮有支流。東北六十里入江。來帆雲聚。橋橋莊市。霜香滿街。不無苦樂昔今之感也。

陽湖水郵舟夜作

孟城山下夜江流。掩箔疏蓬似畫樓。岸上人聲燈乍白。一帆清夢入常州。

十三日。行三十里至常州府城下。河稍狹。帆摩檣擊。至不能前。竟泊焉。登城西門。河自城南行。有支流入西城水關。城中市街塡咽。隘不並轍。迤北蘇文忠祠。苐之入武進莊

氏。無錫鄒氏。各有坊。鄒自宋以來。科目七十六人。莊自明宏治乙卯至今同治丁卯。科目九十五人。

毘陵懷古

城頭斜日足徘徊。勝地曾聞避暑來。花外朱旗新壁壘。草間黃土舊樓臺。古今人物諸公子。大小沙洲幾霸才。最是後來詞賦處。臨風樽酒爲誰開。

有感

亂定江南路。來聽野老云。太平關氣數。兵事雜傳聞。斗酒生相賀。猨沙死共羣。戰功誰最偉。遙惜向將軍。

十四日。行七十里。經鶩沙鎮。無錫境風利帆速。又二十里。經五瀉河。河口分流。北向江陰縣入江。乃東南向無錫。小泊水旁村。南見惠山十里外。村人打晚稻未已。瓦室鱗比。皆不垣。儿鞋機絲。當映簾戶。臨水種蔬。栽竹。柔桑細槐。率半下葉。有冬青一株。丹柎翠陰。出棟子樹下。又十里至無錫縣城北。河中就洲築亭。曰小金山。小河四分。瀠林墅西泛五里。至惠山東麓。多其鄉先生祠堂。寺門幽窈。門前方池水自石龍口涓涓下。是惠泉

江窗山水記

入河處。寺中池泉曰龍眼。曰羅漢。其惠泉在南偏壁。嵌趙吳興書天下第二泉。泉側朱亭碧樹。廊交軒屬。路不可指。然皆達花樹松篁。亦院院接。蕉衣黃脫。桂樹子冷冷焉。階間。寺東爲錫山。山足有明于忠肅祠。聞土人祈夢輒多中。山首塔宇半燬於亂。拾級登瓦礫中。西見太湖出沒。羣山森森然。自北見惠山望湖閣。繁松充路。回泊無錫北城下。無錫金匱共城。城內外河渠曲通。重樓繽紛。幾成複市。坊衢修復。一若未兵者。竹市箯筥聲急於聚柝。過江而來。塘曠秀野。城閭沃麗。蓋是鄉過半焉。

雙調江南好

無錫水村

雙溪北。竹樹罨人家。晚穭更春當戶稻。新寒未斷瞰波花。疎柳不禁斜。　隄根路。兩兩緊漁槎。遮莫無鶯村渡鳥。流連來問野祠茶。過客是天涯。

惠山寺

我遊本無所。且乏雙溪灣。僧指此泉好。客來何處山。爲言白雲北。因憩青松間。借問太湖水。西樓高可攀。

十五日。南風。舟縴行三十里。經新安鎭。無錫境河有流東。分下常熟昭文諸縣入江。又十里。經問渡橋。長洲境又二十里。經滸墅關。關自庚申四月火於賊。諜七日不絕。敗甍委草。數里猶見瘡痏狀。路肆稍治屋。通食具膏酒。又二十里。日夕。經楓橋靈巖五塢。暮靑不絕。又十里。至蘇州府西城外。涼月明滿。漸出城堞上。閶闔夾岸樓上列燭光下可嘏渠。曲晃橫迷。左艑右舲。千萬之。無能竟。求泊不得。至乃浮纜東南。月則大起。

晚渡楓橋

靈巖東望暮雲開。櫂入吳楓第幾關。遙指姑蘇城一角。初鐘微火是寒山。

姑蘇月

姑蘇山畔姑蘇臺。千秋腸斷西施來。今日樓樓綠波上。古人不見空悲哀。紅鐙十萬玻璃雪。瓊柱紛紛等閒列。銅溝玉檻昔何如。遙對靑天閒明月。

十六日。泛吳舠閶門下。北行渡山塘。橋臨波朱碧。倒景作五色水。半塘。東經五人墓。有楊忩如孫蒔花墓。前離離天燭。栒櫞結實。忩柏相與靑塘之西角里先生祠一棹五里塘。東至虎邱。邱自燹餘。勝概蕪。入山棘。於叢中得眞孃墓。其生公說法臺劍池千人坐。

江窗山水記

皆僅裂碣存。短簿祠終無可迹。山顚舊塔。孤枯無屏倚。故樹不一存。偶新葑石隙。略不盈拱。石色獨無恙。紺赭深古。嶢削自發皴。師不能肖也。石下泉渟然靜。遊人蓋稀。既去山。徒行入閶門。長洲元和吳縣共城。人屋曲曲臨水。橫橋直舫。靡衖弗通。賓商大賈。甘食衣絲。衣服市籍滋衆。幣貨贍藪。士夫材秀多至。世其家。細民得役利自給。無間人豐約處。繁競中。率煩費不能止。又地爲省會。盛軒茵入市且深。蓋思淸遊。嚮聞王五橋稱獅子林。乃舊五松園。屬黃氏。園無多卉。一橋中分。左右各纍石作林。石大奇詭。疊法尤幻。行其中俛仰或不可意。至雖高尋丈。能落落如古木刺橫雲中。玲瓏幽邃。惟恐不深者。間作小亭疎松下老桂樹五六株。處霜不彫。園北有范文正歲寒堂。日及暮不果往。

百字令

舟泛閶門外山塘遂登虎邱名蹟盡灰亂刼中雲巖寺門僅存草石蕭蕭遊屐殆絕然諠塵正稀此與不淺也

金閶亭外。是姑蘇山色。最留人處。聞說樓臺花樹密。底事盡成前度。千里挾來。茲行不惡。腸斷翻無侶。雲巖何在。斜陽愁共僧語。　踟躕莫儘銷魂。三汊橋畔。窈窕山塘

路。海涌孤峯無恙好。況又碧泉如故。短簿祠空。生公石爛。一片眞孃土。但能憑弔。荒涼依樣千古。

遊獅子林

我友常山王。清言類指掌。姑蘇五松園。幽巧數稱賞。疊石庭階間。方袤地無廣。一一磴可尋。蜿蜿路忽枉。詭變互左右。頃刻雜俛仰。深忌捷徑趨。幸無非道罔。時焉窈以深。豁則豁焉敞。尋丈武陵源。跬步右丞輞。空谷聞足音。靈境出意想。峯成實砥柱。門開儼翟嶔。穿蟻曲逾九。貫魚入莫兩。未見後居前。忽訝少陵長。靡往不來復。欲下忽先上。在衆豈失寡。雖羣弗至黨。登造各有期。平心息爭攘。我今身其間。誠哉不吾誑。

十七日。北風。行二十里。西岸有寶帶橋。橋五十三闕。河水如梳。匯太湖。又三十里入吳江縣境。過江皆東南。獨是日南。高荻成林。稍稍見煙舍。野人溉晚蔬。田陂輒水車軋軋聲。有水牛。亦有丈夫婦子。又三十里入震澤縣境。臨河之長墩。梯中墉外堅旁蔽。上可實千人。孔戶井然。聞咸豐末賊陷蘇杭築。其地北爲淮流南下水。南爲浙流北下水。淪瀾交絡。分巨流東入上海縣。僅去海三百里。來船可達兩會郡。蓋必守之地。又二十里

中臨鶯脰湖。經平望。(震澤境)有流西入湖州府。又三十里。入浙江地。泊王江涇。(秀水境)

泊秀水江涇村

日落片帆收。涇橋古秀州。數燈疏作市。一客獨憑樓。海近胥山碧。天平浙水流。能知攜李月。誰復繼丹邱。

十八日。北風。西南行。丹日出鴛鴦湖上。三十里至嘉興府。經西城下。嘉興秀水共城。城之南。翼然有塔。河勢環折。曲曲而西。隄始平下。利樹桑。明條低密。蓋蠶區也。竹乃大繁。梢穰彌望。中或聞劚聲。港人編竹樹聚居。爲漁雞鶩。腷腷水波間。又六十里經高橋。(桐鄉境)又二十里經石門灣。(石門境)又二十里泊石門縣東城下。所過江經縣。則有兵後農失未盡及治。乃田草高齊人者。是日見尤數。

摸魚兒

舟行攜李西。鴛鴦范蠡兩湖淲演相望。疎橋平岸曖曖。桑竹中漁舍隱見。寒曙未收也

翠蕭蕭。枝枝葉葉。墅塘都是脩竹。一帆煙雨樓邊颭。斜趁曉風輕速。湖水綠。曾出日

妝臺。照起西施宿。鴛鴦卅六。便朵朵寒。漸離離疎草。爭欲說遺躅。 千載事。泛泛艕聲相逐。隔橋時見罾屋。箬蓬雞犬全家在。錐小晨炊初熟菰米粥。是天授漁官消受煙波祿。奈何不足想少伯當年。扁舟歸去。亦被白鷗促。

泊石門縣

四千里外夜燈青。水柝聲繁取次聽。難忘今宵遠遊處。一天寒月語兒亭。

十九日。西風。縴行三十里。經雙橋西入仁和縣境。舟窗左眄。山木摺摺如屏畫。又三十里。經塘溪。入浙來黃落殆鮮。多枇杷樹。僅桑枝濯濯。他木葉率青好如早秋。舟人謂是或名香樟樹。又三十里。南行。遙嵐疊翠。爭出如揖客。水波亦寬。又三十里至杭州府。泊西城外水驛。

浣溪紗

將至杭州推篷十里夕煙漸邇款款可人

鏡様平波故故深。晚霞來照水當心。小山如髻樹如簪。 早燭熒樓繁似豆。遙檣刺岸碎於鍼。酒情已滿六橋陰。

江窗山水記

錢塘舟中懷莫大

執手淮陰別。南來一葉萍。酒樓遊子月。槎客幾人星。江水自爲白。暮山相與青。漁歌寒未斷。惆悵不同聽。

二十日。平旦起。篷背濃霜若初雪。溫酒踏屐至西湖東北岸。水光穠平。遙見亭嶼簇波上。泛湖舲度段家橋。登孤山訪林處士放鶴亭。及其手種梅花處。西至六一泉。皆孤山地。幽秀寥絕。淸入人髓。下山尋徑。自山足起隄。雜花雜柳。斜亘湖南岸。六橋駝臥。乍隱乍見。復登舟穿其第三橋而西。涇渚夾水。徑田田井井。舟人謂是皆植藕。其盛開之際。叢香可醉人。既於斷葰疎萍中更穿小橋二。西之山三面來。千青億翠。層茂深蔚。無改春夏日。南北高峯。方鬱崇聳。不可躋攀。去舟行林石間。掩翳迂迴。晴晝失向。所泉聲泠泠。但不絕。大竹桅起森列離立。草卉朱碧。雖山人不得名。良久始得天竺三寺。下而中而上。佛室禪丈可高下幾百間。山僧延陟上天竺後山之半。危步四屬。峯峯相出。壑壑相向。軒軒相態。戶戶相狀。葉葉相交。枝枝相望。自其西徑弓循而北。谽谺深折。長短松相參差蔽巖峪。或所稱九里松。猶有存者。遂至靈隱山下。眺月桂峯。更入雲林寺。寺前

即冷泉亭。泉故渟瀅鑑眉髮。就亭稍坐。塵心爲枯。亭南半山。其亭曰翠微。泉始下流。疎則滴乳。漸淙淙聲爲秋雨。至靈鷲峯下。潛注峯根。鷲石玲瓏。紛披沓矗。厥根大則窟而洞。腹可走人。細則孔如老樹露足。或如蚓穴泥也。蜿蜒而北。徐出其山。與初徑合。返舟入湖。經棲霞嶺。謁宋岳鄂王墳。視夕日。且臨雷峯。然乃粗遊未半。與舟子約詰朝早艤而待。

二十一日。拓水窗起西南澹月如畫。肩輿入武林門。行虎林山上。逾錢塘門而南。過將軍駐城。登吳山。望錢塘江。風帆如立蒴。東南一白。地爲之盡。但煙氣濛濛有無際。近則全城入目。廛廬葺復。十殆八九。節府建大牙。仁和左。錢塘右。翼其郡門。高坊竟衢書大魁者二十人。下山出湧金門。舟子在焉。泛泛經雷峯塔。前遊三潭。潭盛庭館。複道十餘折。老蕉過簷。次至湖心亭。居然中央。四圍山水。皆如列客。復臨平湖。湖波寒淺可尺。上下。清見底。下淤水衣作椎畫古篆隸痕。皆篙花也。登北岸。經唐陸宣公祠址。入孤山北。更謁林處士冢。手折冢上梅。西望棲霞嶺。遙向靈隱諸峯。前日所經。再以意至。東轉行段家橋隄上。自葛嶺北取徑歸。鐺酒炙淺。並飲僕從。棲神煙睫。猶仍駛駛湖間也。

二十二日。漫遊入城。雜坐市井中。買醉而返。

遊西湖山水作十首

孤山

西出錢塘門。湖光落城表。段橋前導客。一徑入松篠。處士久不來。草屋尚了了。依稀似有人。天寒白雲小。

六一泉

昔聞宋嘉祐。老泉頗著書。不有六一士。誰人爲之途。山泉屬先生。儻復詢其餘。湖僧亦良好。使我思緇徒。

天竺寺

天竺幽且深。鑿徑多此舉。寂寂石上緣。煙霞不須侶。髣髴草衣立。終古落秋雨。平生松竹心。靑山吾與汝。

冷泉亭

最愛元使君。撮奇得幽壑。方潭何澄鮮。孤亭碧如削。朝朝檻雲出。歲歲山花落。煙火

在人間。冰心自來酌。

靈鷲峯

峯由杖底出。路向雲林轉。亭亭石蓮花。榯蔓自舒卷。誰從慧理遊。宗說一何徧。中原山固佳。底用窮荒產。

雷峯

煙隄芳草平。洲墅荻花遠。一塔西南隅。突兀卓層巘。遙空夕陽下。點點寒鴉晚。隔水鐘聲來。山衲料應返。

三潭

長虹若飲泉。亞亞駕明鏡。廊榭與之曲。中亭自端正。池平魚可數。綠老蕉猶勁。安得清宵來。瑤琴坐相映。

湖心亭

明漪三十里。繞此中央宅。湖上千樓臺。四列擧如客。窗惟山色到。境與塵蹤隔。坐對芙蓉根。疎鷗向人白。

平湖

霽露漸以歇。野雲來未已。泠然清寒色。迤邐被蘭芷。波鱗瀲灩動。煙羽悠悠起。美人阻且長。相思滿湖水。

六橋

言過棲霞前。遂經鄂墳首。南北弓弓影。雜花間疎柳。幸無車馬跡。雅稱騎驢走。來往易爲名。漁樵但沽酒。

登吳山望錢塘江

振衣來上越王城。目盡東南海氣橫。飛鶩儻從羣嶂入。毒鼉公犯大波行。銀濤一綫聲仍壯。鐵弩千秋感易生。百尺樓頭須買醉。紅旗遙識備邊營。

二十三日。天稍陰。曉日冥濛。欲雨不雨。欲雪不雪。冒寒登岸。遙與湖上諸峯作煙中別。去去如夢。放舟北還。行百二十里。復經仁和石門諸境城。漏二下。泊石門縣。則大雲襲䨴。天水交墨。

更漏子

臨別西湖且夜不寐回首湖上諸峯朝翠遠來緣人衣袂賦此贈之

被池寬。鐙穗小。二十五聲平曉。一簇簇。一彎彎隔橋湖上山。 六分風。三寸月。腸斷將煙。欲雪。靈苑水。越溪紗。再來須及花。

二十四日。夜過半。枕上咿啞聞艣聲。始旦仍陰。食時作晴。開新沽杭釀。果甘美。醉中過桐鄉。入秀水境。泊嘉興府城。去石門百里。

飲酒行

豐潤趙子不飲酒。一飲一石或一斗。自斟自酌不斷腸。翠袖花枝擎洞房。三十六年乃爲此。玉斝金鈫敝男子。兩爵三同情所無。王琨劉峻非丈夫。聖則千觚賢則百。有以天地爲室廬。人蛙坐井不如死。與來一萬一千里。吳越山水天下雄。幽燕落日長城紅。南走徐揚北冀兗。半年欵半唐虞封。大夫松細末盈把。幾度停餐泰山下。仙之人兮不可求。漢泥剝朽秦碑啞。紅羅鋪地吳王蠶。鐵簫吹過長江南。羊頭雞肋那足道。湖橙正美鱸魚甘。

二十五日。北風急。牽行三十里。出浙江秀水。入江南震澤境。又五十五里泊八測。吳江境

是日停舟獨早。夕陽在篷間。良久始下。暇綜來途所見聞爲新樂府七章。舟戶燒落葉。魚炊亦熟。

新樂府七首

登水車

登水車。水車不登不行。登水車。水車軋軋聲。農之人。山之木。赤其足。足爲禿。足禿汝勿苦。十年之前此焦土。

背縴娘

背有背縴夫。今有背縴娘。縴夫背縴多金錢。飛艘一去三十年。大海縴不得。有能爲盜賊。爲盜而死。縴夫且止。河風獵獵不可前。縴娘來縴商人船。

燈船樂

白晝去。燈爲目。水上嬉。船爲足。前例氍毹後絲竹。金蕉葉紅柘枝綠。今我不樂日月其逝。朱顏能婦。黃金能壻。生不長嘆死不流涕。

塚纍纍

河干塚纍纍。東西南北埋者誰。下者螻蟻高狐狸。斜飛錯布如亂碁。披髮鬼出無完尸。夜深碧火相向吹。驚鉦駭聲賊來時。馬啼踏碎懷中兒。今日太平生人歸。嗚呼生人歸。行將爲鋤犂。

蜃樓高

西海生大魚。大魚人立無日月。能爲樓與臺。高與中國別。非蛟非鼉。犯我江河。且跳且舞。遊我土宇。聖人作。萬物覩。其氣五采成龍虎。蜃之樓兮爾爲腐。

戰將軍

國之大命。逃師者殺。乃有直將軍。將軍白其髮。白其髮。赤其創。大呼突目無敢當。出師未竟先老沒。怨爾福力無侯王。獄中囚亦人中強。嗟哉嗟哉向與張。

與中君

與中君。眉顏新。峨冠繡袍愁煞人。百金買貂尾。千金買辟塵。曹列盈滿爭如雲。日月歲年。米珠桂薪。與中君。爲爾一盃酒。前日與中君。今日府門走。

二十六日。行二十五里。出吳江。入長洲境。日色及晨。蘇郡西南山多次第見。有小峯如

蓋。藹藹出雲氣。又有横岡折帶。如倪畫者。勢皆表裏太湖。遐念鄧尉梅花。將是其時。行路不能竟待耳。又五十里至蘇州府城。仍泊閶門下。

二十七日。舟戸家無錫。冷不復踰江。乃更江北舟。爲清河朱其復。規模與華舟類。惟浮家舟尾。有其小兒女。喁喁榻壁後。客途聞此。惓然故鄉。

二十八日。去吳門。岸上漸多楓。作赭色葉。波水則柔碧如來時。行八十里。泊無錫縣。

二十九日。南風。舟利行。荻盡白。野竹稍黃。有薪者。五十里入陽湖境。水色漸沙滓。河道且淺。隄或平。聞昔漕運日嘗開其淤。玆以久弗治。將於無錫北丹陽南築防脩濬。府牒既下。川路由無錫五瀉東下。而北入江陰江口。渡江入淮。我舟先其築期。猶徑涉。又五十里至常州。入東城水關。出西水關泊。

三十日。早夜船脊洮洮雨聲。卽旋止。旦晴。行三十里。經奔牛鎭。又二十里。出陽湖入丹陽境。經呂村。又二十里。經林口。又十里泊丹陽城南。距丹徒十里。江寒河落。羣舟野次相待夜潮。曠黑寂寥中。燭光熒熒。畧成水市。

十一月初一日。中夜潮至。舟相前。日未中。行七十里。中經丹陽縣城。越河至丹徒江口。

望北岸瓜洲不可見。但西北四十餘里外。舟人結纜守風也。

丹徒江口　晚望

日暮羣帆集。長江此一隅。濤聲來白下。山勢走丹徒。寺遠鐘依約。雲寒雪有無。射堂遊勝地。樽酒不愁沽。

初二日。仍守風。竟日繙所讀國策及史記秦項本紀。伯夷管晏仲尼弟子孟子荀卿信陵平原廉藺李斯各列傳。

初三日。西風定。日暖。舟櫓行。渡江二十里。經焦山。衆翠競煇。曉霧未歇。微風則東來。中流舉帆。聯繹徐行。譬列營張旗。其遠者痕綴空不在水。沙鷗離褷。灘蘆半收。岸南鎭江城中。朝爨鬱鬱。青煙色與西南諸山雲氣相吐納。下爲鎭江口。口西矗然之金山。其塔宇崖刹。凡所前遊。遙遙皆可數。北岸江舟大聚。有方塗桅者。桅置岸如屋次。出丹徒境。至瓜洲。蓋去焦山亦又二十里。觀風帆西而上游者。審不可極。類向天去。瓜洲口市亘十里。是至江都境。北入長淮。旁風不能帆。又甚上水。僅又二十里泊三汊。江都境

初四日。濃雲冷風。而中冬若半春者。行二十里。經揚關至揚州府城下。又四十里泊召

伯埭。舟之將至埭三四里。爲召伯湖。湖水寬廣。可十幾里。岸平沙遠。偶有村墅三五家。初五日行三十三里。重過露筋祠。又三十三里。高郵州城中有方塔。又三十里泊馬棚灣。（高郵境）蓬牖濟白。視涼月纖下。生西岸林樹上。著風巾登岸散步。樹株株接行。三四里北望岸樹無盡止。疎本密末如平雲。寒星滿野。水無波聲。念若茲夜。孤山看梅花。大是人意。且乃此與正不減也。

初六日行九十里。中經界首汜水泊寶應縣。袁學經言南遊若左右三月之交。其時桃杏花。桑竹穲綠。桃杷揚梅之屬。祼果樹參差後先。水木旎旖中。鳴禽清柔。不得其處十里五里。蠶匳秧鄄。宛爾天繪。益嘉勝。

南遊歸將至淮上

轉盻二千里。天生笠屐才。旅巢歸燕近。江驛早梅開。城郭人今古。山川客去來。此遊誰得識。重指漢侯臺。

初七日微雨。行四十里經平橋。又四十五里泊淮安府城北。

初八日。行十里經淮關。又十五里遂還淮浦。遣舟戶且荷且輿西齋來遊。裝無所增。史

閤部祠冬青。無錫水村棟子。惠山桂樹子。虎邱大葉竹。天竺松枝。六橋柳。孤山梅花折枝。凡成束。嵐澤氣生人屏闥間。牀垂蕭局。煙爲之清也。他則金山圖四番。杭酒五樽。一樽容可四十升。可十六升者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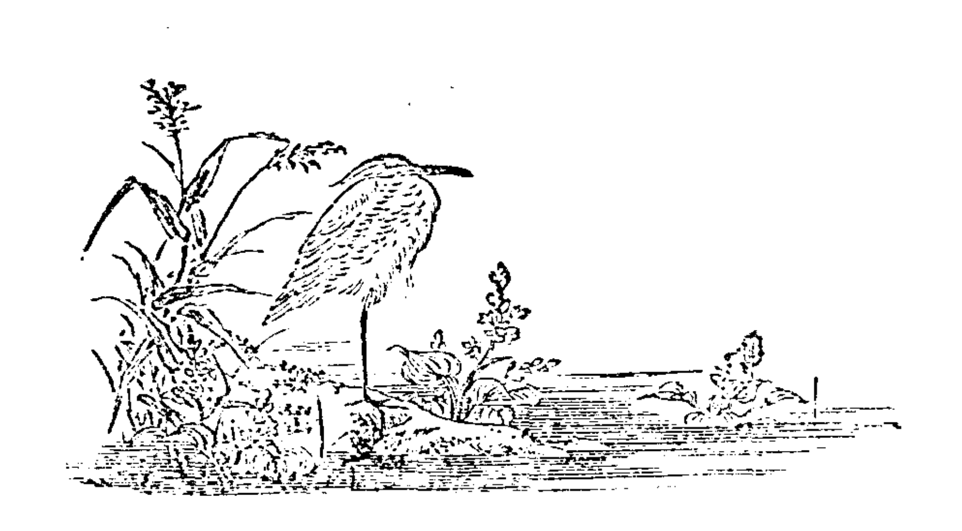
是役往返爲日三十有二。所至府七州一。縣二十二。凡計里二千三百有奇。然其山水不得吾夢者尙多。豈翳吾夢其古。而至其今耶。不可解矣。又不然天下甚大。不審且在可處也。

今年七月家徵君重客都下余偶游槎上從書肆搜得趙箒衫所撰江窗山水記一卷展讀之詩筆清秀敘游跡亦楚楚有致頗愜人意家徵君屢欲偕游吳越年來均以塵務見阻時相感喟今披此卷恍如置身江窗與山水靈秀相挹也聞箒衫豐潤人陳臬山左有聲于時因題誌數語于卷尾寄都門請釆覽焉癸丑十一月月子女士姜鳳章書于翦淞閣

甲寅春日訪潘蘭史先生于翦淞閣出贈此卷云月子夫人得之于冷肆者也游蹤歷歷在目筆墨亦簡奧可喜任其散佚不可慨耶于是益欽夫人之留心文獻也余

江甯山水記

既編入游記叢鈔並識數言於此胡寄塵識



蘭亭遊記　黃巖王葆楨撰

十五臨池學禊帖。神遊蘭亭。思一踐其地。夢寐間時或遇之。三十槖筆走江淮。與故鄉山川。渺焉日遠。今春僑杭州西泠印社。諸子以歲逢癸丑。舉蘭亭大會於西湖。予病未與。無何。有事剡中。取道山陰。欲游又不果。越五月。來越城。同邑徐聘耕駐軍於此。公暇陪予往游。買舠載酒。出水西門。偏南行三十里。抵婁宮。舍舟登陸。時方亭午。秋陽暴人。相與解衣磅礴。穿林越澗。躑躅近十里。予脚力疲。未知蘭亭究在何處。鼓力前行。流曲如帶。山圍作屏。竹樹叢中。露亭一角。心竊喜。顧同遊鄒贍庵章筱齋而戲曰。此得毋蘭亭也耶。問諸隔水樵者。答曰然。當門有橋。爲山洪所壞。梁頹於水。水逢秋枯。淺纔沒脛。命僕夫負而涉。入門有屋三楹。壁畫龍虎。泥痕狠藉。內爲鵝池。淺荷零落。稻梗塡波。度小橋。折而左。修篁夾徑。兩陂隆起。若犄角然。循陂而上。旁有碑。書蘭亭二字。迤東即流觴亭。前有泉。涓涓欲活。石砌使曲。如往而復。殆所謂流觴曲水者此也。亭後去數十武。巋然中起。背枕峭壁。面揖羣峯。左挽漓渚。右控石蕩。則蘭亭在焉。檐牙半折。闌檻欲欹。天風不來。鈴鐸無語。中樹一碑。長三丈。廣八尺。碑陽刻清帝康熙書蘭亭集序。其字徑

三寸許。碑陽刻乾隆七律詩一章。西北隅有竹半畝。中築矮屋。顏曰竹裏行廚。仍右軍舊句也。亭東有祠祀右軍。壁間石刻甚夥。吳門石韞玉集禊文。尤見傑出。是影天乙閣神龍本鈎勒上石者。巡廊却視。欷歔者再。神龕漏雨。香火久湮。墨池積淤。磴爽皆湮。牓額墜而補門楹帖。拾以當几。名人筆墨。掃地已盡。范仲淹氏曰。洛陽園林。關天下盛衰。蘭亭爲會稽名勝地。一任池臺荒蔓若此。卒無人焉葺而新之。足覘社會人心之墜落矣。晉人清談。爲世詬病。方今求清談已不易得。毋怪山水間觴詠寡其儔焉。醉筆書此。以告後之攬者。黃巖王葆楨。

大禹陵遊記 前人

民國二年國慶後十日。總統宣政。萬國遞書。東南肅清。浙江紹興亦將次解嚴。同邑徐上校樂堯。旣陪游蘭亭。越二日。買舟出稽山門。南行六七里。有山突兀。陡然揷空者。香爐峯也。蜿蜒東走而西折。作龍顧形。羣山夾輔。大河縈帶。葱葱焉。鬱鬱焉。大禹陵於是乎在。陵面南。入樹道以綽楔。內有穹碑。刻大禹陵三字。其大如箕。上翼以亭。年代湮遠。陵谷變遷。卒莫得其葬處。明大順間。有術士吳慶甫指而實之。卽今陵形家聚訟。言人人殊。或謂在陵上十餘丈。有土坪。方可盈畝。其地近是。今爲竹園。登茲四望。萬象森羅。右近爲禹廟。廟東南嚮。入大門有岣嶁碑。內嚮而立。字下系以釋文。是鈎湘中拓本。補刻於此。再入欞星門。古柏參天。濃陰夾道。拾階而升。累數百級。過中廳。卽禹殿。棟宇壯麗。中位王像。九官列乎其旁。東西兩廡。則祀夏后夫餘六輔四卿等。東壁外有岡內抱。其勢伏而復起。岡下築以亭。中樹窆石。顏曰窆石亭。志實也。其石色黝而澤。形如牛角。丁酉洪楊之難。毀於兵。斷痕猶在。高一丈。大二圍。下圓上銳。銳處有紐。面有遺文。宋王順伯金石錄。定爲漢刻。已模糊不可辨矣。夫窆石者。窆下棺也。或謂下棺之後。以此石

大禹陵遊記

鎭之。檀弓注。天子葬用四碑。窆石與碑制類。其數不同。或繁簡異宜。歷代名人。皆有題識。（清阮元錢泳皆有刻字）左右翼以兩碑。左碑刻禹穴二字。唐李白篆也。右碑刻石紐二字。不知何人所作。篆勢奇橫。與太白埒。是皆影石泉拓本鈎勒上石者。石泉在蜀。爲古石紐村。禹生於此。亦有陵焉。首邱之正。實出附會。史記禹葬後。夏后少康。封庶子夫餘於越。以奉禹祀。皇覽禹塚在會稽山。蓋即舊苗山也。嗟乎。世變洪水。人心猛獸。內亂初平。外患未已。九州大陸。若沈若浮。梯船紛來。玉帛誰執。天地將閉。平成何期。安得起王而籲之也。是日同遊者。徐上校寧鄉鄒可權。瑞安李震東。山陰章世嘉。新昌馬玉成。同邑阮品咸。共予七人。相與攝影而歸。黃巖王葆楨記。

東湖遊記 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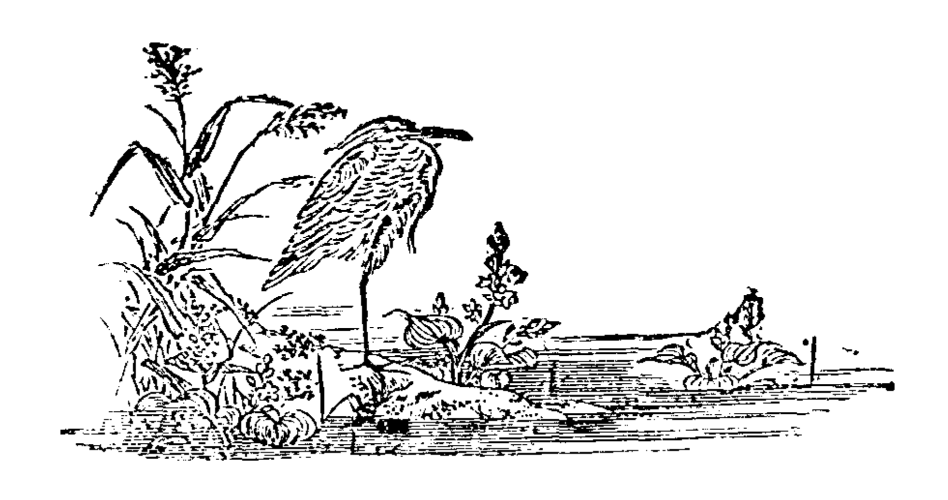
出越城東郭。近十里。有山曰烏鳴。壁立如削。洞遂有門。舊爲匠人鑿石之區。下有長湖。能蓄多水。清光緒間郡人陶心雲於此拓別墅焉。面山結屋。劃水築隄。一里半里。有亭有閣。藏書隔水。度以危梁。鏤佛棲巖。梯其絕磴。畫船可載夕陽。圜門形如滿月。藤蔓挂壁。時聞鳥聲。荇藻擘波。忽見魚躍。入水門。即譯學齋。南行數十武。度秦橋。有亭跨山。環以叢桂。曰木樨香亭。其西爲史學齋。齋後有竹。綠陰滿徑。右轉巖阿。敞一廳事。爲觴詠地。放舟沿崖東行。穿石竇。有仙桃洞。洞之前。橫以小隄。雜蒔桃柳。其隄中斷。備通遊艇。復前行。穿橋而過。有峯湧出水面者。小稷山也。對岸爲東天竺。石岡下垂。齒齒交錯。攀磴而上。可攬全湖。俯視崖陰。潭深千尺。下有陶洞。窄纔容篙。東北有樓。顏曰稷盧。蓋心雲家此矣。心雲工北魏人書。就中石刻。皆其手筆。足自成爲一家。先四月逝世。惜來遊不及見之矣。同遊者寧鄉鄒可權。寧海祁文豹。瑞安李震東。新昌馬玉成。郡人章世熹。同邑蔡瀛。阮品咸。共予八人。時民國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僉曰。今日之遊不可以無記。黃巖王葆楨歸而記其事。



快閣游記 前人

快閣爲宋陸農師尙書故第。其孫放翁所葺也。在越郡西南三里。過跨湖橋。不半里而至。鑑湖千頃。淼延到門。秦望諸峯。靑來排闥。登閣四眺。心目一豁。以快名閣。宜矣。阯久廢。淸乾隆間。任處泉來守郡。購阯築閣。復拓閣後餘地數畝爲園池。蔣藏園爲譔卜居快閣記。太守自爲詩四章紀之。一時名流。和作殆遍。雅林勝集。觴詠幾無虛日。中閱百年。主屢易。辛壬兵燹。淪爲茶廠。庚午山陰姚海槎氏。自邗上歸。復購而居之。閣中有此地天教著放翁七字橫額。集董思翁書也。旁有李蒓伯聯語云。放翁萬卷。半皆歸里作。柳家副本。全是借人看。其字體拙而逸。此老不以書名。殆爲詩掩。閣後有園。布置閒雅。有烟香書屋。遂初齋。是亦居。漱酣亭。師舟。師山。入勝廊。飛躍處。栖烟亭。諸勝是皆仍放翁之舊。而名之者也。姚氏富藏書。頗多宋槧。爲世所罕見者。夫浙東藏書推杜氏樊氏。浙西藏書推陸氏丁氏。而陸氏皕宋樓藏書。爲日本人出巨金購去。與燉煌石室秘笈同慨。（前年燉煌古寺石壁中發現古籍多種爲法國教士購去議贖不諧僅鈔書目以還）以故丁氏八千卷樓諸書。當時議償債十萬。識者有鑒於此。購入江南圖書館以存之。越失而吳得。猶是一家之物。勝於流出外洋萬

萬。至杜氏樊氏所藏。其散佚蓋亦久矣。獨姚氏克守傳楹。風曝籤架。有倫有節。文人匯攬。應接盡禮。不誠足多乎哉。癸丑十月過越。遊是閣。記此以留別主人幼槎。願永永守之而勿失。黃巖王保楨記。



游薩克遜日記

嶺海潘飛聲劍士撰

余久慕薩克遜山水之勝。光緒十六年四月。余在柏林。旅居多暇。乃往游焉。初六日晨。學生哈恩來代挈行篋至安海特火車驛。則學生愛爾戈齡已先候。申刻開車出柏林南郭宣麗伯時土岡層伏惟昭忠臺高出雲樹。特快人意。一路平田蓺麥。徧野黃雲。時見支板作屋。外架風輪。乃轉水上灌者。與中土田疇無異。酉刻出布國界。入薩境曰呂得歐車穿山洞而過。停驛塲。行客皆下飲。有同車塾師璧柯力。亦挈徒出游。知余爲東校長。摘冠致敬。饗洋餑第酒。戌刻抵薩都得來斯登。郭外望。迤邐碧河。樓閣雲連。燈火潮擁。河水爲沸。子刻至檻栅下車。夜已深。黑山野蒼茫。涼月在水。小舟渡過對岸。則明燈出樹。鎼村名威陵。投客舍。客已滿。因借宿鄉人辛迪家。屋無樓。小房精潔。時適饑甚。得村饌如嘉肴。飽餐就寢。

初七日早起。聞鳥聲。出觀後圃。花塍十餘畝。風露清涼。始識昨夜宿衆香國裏。主人供加非雞子飯。訖。哈愛戈三生導行入山。山皆巨石。谽谺竦峭。突出雲際。作大斧劈皴。歷險至百石臺。登鐵橋。橋架巖巉中。怪峯左右。虎豹怒蹲。奇不可狀。俯瞰峭壁千尋。河流

一線。王石嶺陵陵石嶺。環列相對。最遠一峰。則奧國雪山也。有以望遠鏡縮觀嶺上礮臺石基形勝。如在目前。下臺拾級數百。回望來路。高在天上矣。緣磵折入鳥啼徑。山曲處飛瀑成簾。石磴無塵。林氣疏遠。此處化奇險爲淸幽。由夏林十數里登鶴石山。見古松四五樹。側爲狠山洞。洞峭窄。自夾縫中摳衣而下。去此不遠。卽鋪淺灘。灘水環山。芰葦叢生。鷺鷥羣集。酒亭架水中。入亭呼飯。對臺有歌女揚琴唱曲。衣潔如雲。每一折捧玻璃盤挨至坐客各與銀錢一二枚。越灘行。又高峯壁立。最高爲巴蘭嶺。翹望峯尖矗出天外。行客駭然。鼓勇而登。凌絕頂。王石嶺雪山已伏其底。入茶屋小憩。渴甚飲冰水。下時纔數級。雙足頓輭。竟與登時如分兩人。哈恩扶掖而下。下山巖陡盡。沿溪得村。人家結屋平林。隨地成圃。芍藥尤盛開。此地中人所未至。兒童見余。有驚走者。而婦女集觀幷無嬉笑指點。可知鄉風尙純。又數里抵雲叠樹非河莊。主人施格門迎候道左。云已接辛迪信。預掃房榻。幷行篋早從輪舟送至矣。余盥手易衣。踞牀偃息。三生鼓樂器歌曲爲余解顏。余展薩克遜山圖。擬詩擣腹稿。

初八日朝陰。出坐車經山道。山道一小城。環山繞河。人家一半枕山。一半臨河。層巒滴

翠。花竹瓏璁。樓閣橋梁。倒影碧水。椰子厚韜涵太虛瀲灩里閭二句。眞能狀風景者。至雲林村下車。步數里。登牛房洞。大石磊砢。擘空倒嵌。多鐫鑞丁文字。苔蘚半蝕。中闢一洞。洞外石平如臺。極目蒼山無際。其旁石縫。側身盤曲而上。絕頂萬松排闥。天風吹衣。十餘年前。布法構兵。德人以犂牛藏避於此。敵不能獲。再旁一縫。爲下山路。石壁浥溼。山氣沍寒。過此爲平林。仰見小冬嶺。高峯起於浮嵐積靄間。余足力已憊。三生相替扶上。每數十級。卽有木牀。時以坐憩。而西女長裙弓屧。從容攀陟。談笑無惰容。疑別挾濟勝具者。見之不覺慚赧。攀嶺之半。見巨壑。四圍峭壁。如刀截成。崖絕陟。不敢下瞰。再上有薩王打圍行宮。門閉未入。從山腰踰大冬嶺。嶺爲薩克遜第一峯。頂鬻酒臺。客皆就飲。時雲氣浩漫。咫尺。愁雷雨至矣。下山十數里。林木障天。此爲薩奧兩國邊界。有分界石。路稍平坦。遂跨馬往觀披祕石門。門乃天生巨石。形如城門。拾級可造其巔。左一峯屹然對峙。攀峯下窺。亂石蒼莽。獨一峯孤峭挺出。狀若獨秀。而近山金碧。遠嶺迷冥。晴晦萬態。眞巨靈之鴻彩也。飛樓倚山。六七層。危欄連綴。曲環石門。登樓酌酒。嵐光滿琖。下山欵仄。過於小冬嶺。歷一時始終級。大雨陡至。僱車疾馳。至鄉市葛壓。是地屬奧地

利亞。隸伯爾門部。酒樓沿江。網魚饗客。時見輿女花巾籠首。眉黛娟秀。輿國以好女著名。蓋得山川之靈秀也。冒雨下輪船。薄暮泊山道換火車。長驅抵得來斯登。投畢司馬逆旅。撲洗衣塵。偕三生飯於迤蓮河酒肆。肆名希麗比。烟波入畫。割鮮轟飲。評論山水。不知夜深。

初九日哈恩導游古畫院。院中懸畫四千餘張。藏弆富於柏林。惟年分愈遠。則粗拙愈無神氣。蓋用筆設色。後人始詣精妙。又看二百年前意大利人阿化爾所繪馬利亞抱兒圖。此畫稱泰西第一神品。英人曾出價十萬馬購之。而薩國不允。余細視亦未覺妙處。而圖高丈餘。罩以玻璃。頗爲大觀。旋至萬生園朝飯。見新產獅子四頭。奇花異草。多來自五洲者。出園適愛爾戈齡以車來迎。遂過田喜茶店。田浙人。賈於外洋十數年。時偕其次子回華。其英婦出接。又粵人岑艮。欵留殷勤。供茶果。英婦與其兩兒女皆陪席。長者尤俳諧。余語三生。此間風景殊勝。須多留一日。及返旅店。則接桂竹君柏林電報。知洪星使明日張宴使署。屬將余促回。因束裝夜趁火車。丑刻到柏林。

附詩四首

登百石臺

侵晨入山深，迂迴出怪石。見石不見天。一線路逼仄。初疑西方國。昏荒古未闢。穆王所不到。誰喚巨靈擘。蒸嵐互澒洞。濃綠化幽墨。朝曦況沍寒。漸上畏巉崿。陡見高臺寬。結構倚蒼壁。下視王石嶺。衆峯伏肘腋。石門拖修眉。雪山斂一髮。始識置身高。天外快登陟。鐵橋臥雲海。松翠展瑤席。羣山喜我至。晴朗助顏色。行將駕飈驂。不借王喬舃。

鳥啼徑看瀑布泉

越石下山脚。徑僻藤蘿封。將酌石上泉。汗漫投雲松。兩崖東青嶽。擁掩山凹空。已見雪色瀑。飛出嵐翠叢。石牀坐高處。以手探白龍。珠璣落我袖。足底酣笙鐘。茅屋酒家胡。飲我玻璃鍾。怪我異裝服。更叩來何從。我言自東海。西攝王母蹤。荒外得酒泉。得非神漢同。朝饑易成醉。酒面禁涼風。綠雲出磵側。壁立森千峯。惟聞啼鳥聲。吹落山花紅。

由牛房洞至大冬嶺

山道至雲林。奇石不可數。石勢欲塞天。神哉此鬼斧。牛房更峩峩。積鐵自太古。帝憐八裔外。荒昧棄西土。震旦來夸娥。破石作洞戶。至今坌藏氣。白晝噓冷雨。憶昔布法爭。蠻觸鬩幽圉。天厭東胡驕。狠戾罔知怙。陰霾閉巒谷。牛匿迷處所。猶餘草木兵。百戰驚角鼓。小冬蔽天來。大冬出天宇。青天在平地。再上更何許。頗疑此西極。流至蓬萊股。巨鼇戴不住。羣聖赫然怒。我欲借秦鞭。鞭石西溟嶼。洪荒配德運。來貢塗山禹。內附狠居胥。永作神州輔。

題披祕石門

羣山鬱幽閟。巉絕排天閶。天爲鑿石門。蜿蜒通窮荒。想當施刃時。破碎驚雷硠。堀崖劃軒豁。巨壁爭開張。至今斧削蹟。凸若青玉瓤。側峰作關鍵。後峰撐屏障。大石虎豹蹲。悚峙森邊防。日色耀古鐵。閃爍銀火光。騰身上門頂。廣袤如橋梁。其時灑飛雨。吹落衝風長。雲海浩一氣。斂白鋪青蒼。頻年墮塵壒。覽勝願未償。此來發奇祕。宇外高頡頏。羣靈忽感通。鑿空出毫芒。飛樓想風馭。得酒疑天漿。題詩滿石坂。墨瀋垂琳琅。百怪讀不得。訴我字漢唐。或恐太陰黑。六丁下取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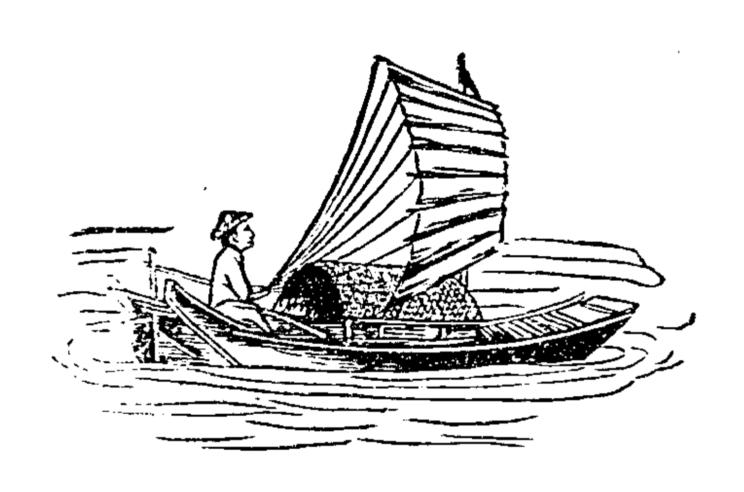
巖山游記

周實

辛亥三月念五日。楚闌湘侯人菊無盡選之蟄和偕游金陵巖山十二峰。樂甚。無盡歸而以文紀之曰。巖一名幕府山。晉人曾開幕府于此。今居人呼以老虎山。盖幕府之音訛耳。是游也。黎明出校經雞籠山西側。策蹇出神策門。折而東八里許。至馬家橋小息于茶肆。復策蹇行約十里。抵觀音門。出門步行不一里。至燕子磯。磯上有亭。亭中有碑。鐫乾隆七言絕一。無盡與人菊蟄和立磯頭。俯瞰江流。懔然若身之將墮而遠眺黃天蕩。在烟靄中。風帆往來。泛泛如鶩。回思曩昔南北用兵之日。所恃以爲龍蟠虎踞者。今既渺然不可復得。而他人之兵艦。乃游弋于我腹心之地。而莫或阻焉。嗚呼。誰爲爲之。而至于此哉。亭上坐片時。拂衣行。約百步。達巖山。山石上鐫乾隆五言律一。七言絕一。巖下有乞兒。方據一死豕而宰之。因誦朱門酒肉臭道有餓死骨句。亦復感慨係之。循山根西行。首至永濟寺。寺構於懸崖下。仰視崖上。鐫有懸崖撒手四字。覺岸二字。又有碑。鐫七言絕一。亦乾隆作也。復西行數十步。有寺。仍名永濟。住持者爲黃冠。寺有仙人洞。吾人由洞入。躋頑石上。題名而下。復西行過仙源洞。至上臺洞。寺門反扃。不得入。山

石上鐫壽字。頗飛舞。湘侯持筆摹其狀。無盡題焉。復行里許。至二臺洞。洞不深。而黯甚。無盡與贄和持燈入探之。寺有黃冠一。魯人。出茗菓供客。覩其狀。盖貧甚。坐次為言山有巨蛇。且盜刼之徒。時出為居民患。噫。荒山窮谷之中。固宜其有是爾。復西行至三臺洞。寺之正殿無棟樑。卽因懸崖為之。崖上有泉孔。泉涓涓下注。若疏雨然。下以池承之。于池之橋上。仰視崖石裂處如斗大。露日光焉。此亦一奇景也。由殿左入洞口。每歷梯一重。有樓一楹。共歷梯數重。約二百餘級。達山腰。蓋巖山諸洞。其幽深奧妙。當以是為第一矣。坐片時。啜茗少許。復西行過玉筍洞。至達摩洞。有寺據山顚。遻之以腹饑足倦。不願登。乃止道旁農家小憇。購雞卵三十枚烹而食之。食罷。復西行三里許。至吼子洞。寺院荒穢。無雅趣。無盡題名而退。計巖山由觀音門起。至是止。凡十里。所謂十二洞者。吾人僅探得其八。其朝陽洞硃砂洞煮魚洞蝙蝠洞。未及游也。自巖山盡處復西行稍稍南折。經保國寶月等寺。約四里許。日已向暮。得達虎踞關。至是而峻宇雕梁。哀絲豪竹。耳目為一變矣。嗟夫。吾人今日足之所經。目之所接。一一皆如在畫圖中。而山顚水涯。所遇耕者樵者漁者。罔不幕天席地。徜徜然與世有忘。無盡意陶元亮所述之武陵

源。亦不過若是焉耳。回顧藐躬。日役役于文字章句之末。功名利祿之途。而猶自命爲超出塵俗者。其能對魚鳥而無愧赧耶。嗟夫。士君子自度無經天偉地之才。便當于山林深邃處。購一畝之宮。偕兩三素心人。優游嘯傲。長此歿世已耳。安能復以啼顏笑狀。齷齪向人。同游諸公。當不以余言爲怪誕也。然而天心沈醉。鶉首賜秦。如此江山。岌岌焉將入他人之手。吾恐絕人逃世之侶。且有求爲巢許沮溺而不得者。嗚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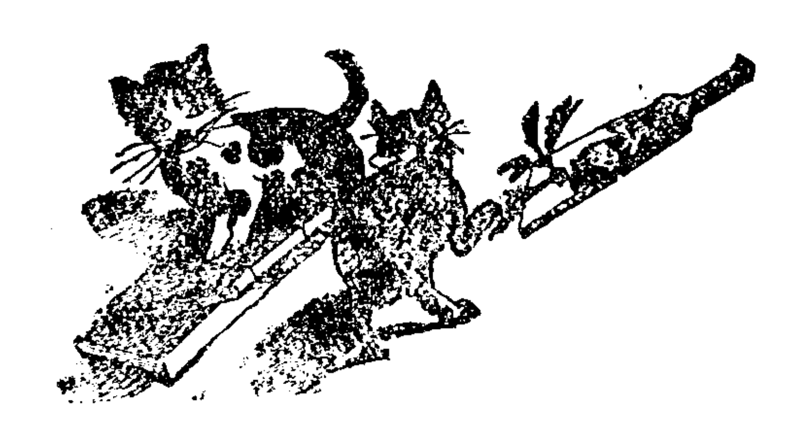


登泰山記　陳衍

泰山之陽。自頂至足。有石而無土。其毛有松若柏。無他木。石之竇。莫不有泉。小者滴瀝。大者迸湊。各瀉赴於諸峯之間。以爲澗。此泰山之奇。而非泰山之所獨也。凡山之奇。以石若泉若木之奇而奇耳。泰山之所獨也者。有極天之天門。有廣丈餘矗七千餘級之磴道以至之也。余以辛亥六月十三日。日將午。至泰安城外。遂命肩輿。不數里至泰山之麓。已見所謂南天門者。在數千仞之上。夾持於兩峯之顛。峯若仰攢。巨齒微缺。其中央天門。若古貨布之豎上。見其穿貫之孔。更上無所有。則蒼蒼之天而已。其下有若一線瀑布已涸而留其縣流舊痕者。上天門之磴道也。又其下爲他石所隔而稍屈折。所謂十八里盤將盡處也。仰止歎絕。宜若無道以至之矣。自是進行數里。而天門隱。數里。天門又見。凡數隱見。至中天門。登山之路蓋半。望南天門之近遠小大。無以甚異於初見天門時也。於是又數隱見。傲來峯睨其旁。丈人諸峯瞰其上。向所見一線瀑布已涸而留其痕者。乃覺其有層級也。漸近天門。兩旁之峯壁立。仰觀坐井。俯視穿衖矣。天門以下。左右峯以十數。澗如之。磴道中貫。有左右徙而無他岐。自天門下至五大夫松。雲

步橋。澗居磴道之左。自雲步橋下至中天門。澗居磴道之右。蓋東峯之水多小。縣流數疊者。匯於雲步橋而爲瀑布。轉出橋下。別入一澗。此東水之歸於西者也。自中天門下。至迴馬嶺。澗又居磴道之左。東諸峯之水入焉。此東水之歸於東者也。自迴馬嶺下東石橋。澗又居磴道之右。西諸峯之水。若水簾洞者入焉。過橋下。而澗轉居磴道之左。此西水之歸於東者也。自是至山麓西王母池。東諸峯之水。若經石峪之瀑布簑衣亭之三疊泉。皆入東澗。無改其磴道之居右矣。此所謂東西以天門以下磴道爲中分之界也。中天門以下。其木皆柏。無一松焉。中天門以上。其木皆松。無一柏焉。柏皆數百年物。夾道蔽日。其尤蒙密者。稱爲柏洞。松壽不知若干歲。兀頂猿臂。鶴翅鸛啄。行列孑立。側出倒掛於縣崖絕壁危峯之隙。初無寸土。人跡所不能到。莫知種子之所自出。全山石紋斷裂。億縫兆罅。形多正方長方。其圓者千之一二。銳若峭者百之一二。百丈千丈者。萬之一二焉。風霜之所剝蝕。雨霤之所穿鑿。礧硍崩墜於澗谷者。不可數計。而筋骨連絡。精液內含。氣脈充溢。故能水泉噴薄。潤澤巖岫。挺生萬榦。苔草濃縟。與蒼黑犖确之石相間。日將西入。乃入南天門。其上乃別有世界。無泉若木。惟石突兀員戴。積成數丘。

以分妥祠廟。未入天門者。靡得見焉。歷岱祠。碧霞元君祠。觀無字碑。唐玄宗紀泰山銘。止於絕頂日觀峯之東軒。近呵徂徠。遠矚新甫梁甫。汶水自東而南而西。橫亘衣帶。縱流數道入焉。濟水今已奪爲河。自南而西而北。汶水入焉。其北不可見。其西者可見。南者亦隱隱可見。遲明觀日出。天晴而有蒙氣。蒸爲薄雲。日大略如車輪。不能明見全體。其異於航海所覩者。將昇之頃。紅光橫射數百里。須臾近日處噴猩血色。凡紅之物。無與並者。南天門之東西北皆有天門。未至山之陰有後石塢松尤奇。傲來峯下有龍潭瀑布尤壯。然非茲山之所獨。余亦未至也。



西泠塵夢錄

王蘊章

夢西子湖者十年。秦子劍霜。馮子竟任。屢招同遊。嗣識菊影樓主人。亦有扁舟之約。迄以事不果往。飄零塵海。豪氣全消。秋水兼葭。惟有學少文之臥遊耳。今春與倪大心石薄遊海上徐園。心石盛道西湖之勝。此心怦然。已渡浙水而西矣。四月之望。乃偕心石商山儀紅乘滬杭火車同往。以兩日游湖。一日遊山。共三日而返。領略風景。十不得一。無平原十日之雅游。有千里相思之夙約。山靈誚我。甘爲勞燕之飛。塵夢笑人。小憩雪鴻之影。墜歡重拾。不啻仍作夢中夢也。作西泠塵夢錄。

吳山面江背湖。西子微波。錢塘怒潮。一盡清麗之景。一窮奇譎之觀。遙望隔江諸峰。如神龍夭矯。如怒猊騰擲。蜿蜒入海。尤嘆觀止。南宋時孫河帥錢塘。柳耆卿與孫爲布衣交。門禁甚嚴。無由謁見。乃作望海潮詞。中有煙柳畫橋。風簾翠幙。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等句。往詣名妓楚楚。曰。欲見孫相。恨無門路。若因府會。願朱唇歌之。若問誰爲此詞。但說柳七。中秋夜會。楚宛轉歌之。孫卽席迎耆卿預坐。乃此詞流播。金主亮聞之。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有胡馬南窺之志。故謝處厚詩云。把

誰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或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原不足恨。所恨者。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大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足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烟柳汴宮愁。今共和成立。甫及一載。而國事蜩螗。人心風鶴。吾輩偸得數日閒。作此山水勝遊。便算人間清福。因再疊前韻云。第一峰頭立馬謳。洞庭葉落氣先秋。我來別有傷心處。如此湖山且莫愁。他日以示懺紅。懺紅輾然。謂我一落筆。便有秋聲滿紙也。吳山之嶺。有府城隍廟。故杭人俗稱爲城隍山。廟旁茶寮。以售餅得名。餅之美。曰酥曰脆曰香曰甜。一餅之價。或至十餘金。前清多官。候補於杭。而經歲不得一差者。數浮於鯽。聽鼓餘閒。約親朋一二輩。登山啜茗。啖餅而甘。盡數次未已。及償値時。往往有質衣鬻物。不能如額。致大受當壚人之窘者。今此陋俗已漸革。尋常一餅。價僅數角。最昂者亦一二金止矣。

杭語多用兒字。刨黃瓜兒者。敲竹槓也。喫紹老兒者。喝酒也。此次至杭後。無日不駕小舟蕩槳湖中。榜人二。長曰阿寶。小曰阿圓。皆年僅十三四之童子。櫂歌既發。容與中流。

爲言杭之風俗語音。娓娓不倦。登孤山。尋馮小青香塚。過蘇堤。訪慕才亭韵蹟。秋亭風雨。春社湖山。追湖美人黃土。俠骨飄零。亦有欷噓可憐色。迨舍舟登陸。謁岳鄂王墓。則又生氣虎虎。爲道當年金人呼岳爺爺。及一夕以金牌十二召還事。太息痛恨於和議之誤國也。張杲卿詞云。多少六朝興廢事。盡入漁樵閒話。如此二童子者。殆所謂酒傭菜保。亦有六朝烟水氣者歟。

孤山一角。舊屬林家。子鶴妻梅。原可獨有千古。一刧於林汝霖少尉。再刧於林迪臣太守。合隱逸名宦爲一傳。孤嶼結隣。應悔昔日巢居爲多事。近則割寒山一片石。大書某烈士某烈士之墓者。更觸目皆是。山之麓。當道者建辛亥南京之役浙軍陣亡諸將士之墓。豐碑華表。屹峙東西。俠魄英魂。亦將與處士把臂入林矣。記林迪臣墓前石柱聯云。樹穀一年。樹木十年。樹人百年。兩浙無兩。處士千古。少尉千古。太守千古。孤山不孤。孤山眞不孤哉。

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生則黃龍痛飮。死乞山中一片乾淨土。葬此遺蛻。不亦祟祠綮藻。百世蒸嘗。好男兒不當如是耶。特我所不解者。湖山清寂。濫加藻績之功。千萬買隣。

徒事外觀之耀。裏湖之濱。向多前清名宦祠宇。光復以來。强半易姓。舊時榱桷。都供樵薪。龕帳塵棲。半虛俎豆。秋社之東。斷橋之西。見有榜其門曰西湖工程處者。整飭而修葺之。使名山無恙。勝跡常昭。毋令人起有破壞而無建設之觀。念固工程處所有事矣。

媚孃五色膾。坡老玉糝羹。香奪龍涎。味逾牛乳。兼斯二美者。厥惟西子湖邊之醋魚。尤以醋魚之柄爲最佳。醋魚製自宋嫂。法以魚投沸水中。少時取出。另加醋羹。故香嫩逾於常魚。柄者取生魚脊肉。薄切如紙。薑黃葱綠。雜以蘭膏。切藕調冰。方斯風味。旅杭三日。無日不魚。無魚不餐。嘗夜半登酒家樓。舉杯邀月。談笑縱橫。座有日人三四輩。不耐狂態。頹然竟去。昔邵蘭風厲京師。距張瘦銅厲廬不數武。張姬人善爲宋嫂羹。一夕深夜。邵偕友人數輩。打門索羹。達旦始去。張記事詩有云。昔年邵七同街住。夜半敲門索賓魚。其風趣可想。余即席亦有詩云。諸天風露浩無聲。山色湖光拍岸橫。半臂寒添春酒暖。高燒紅燭吃魚羹。

湖中諸景。各有所宜。雷峰宜夕照。白堤宜曉行。湖心亭宜遠賞。小瀛洲宜近翫。公園宜高矚。平湖秋月宜平眺。合全湖以視。則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

公園在孤山之西。崇閣翼陵。據西湖最勝處。舊爲淸室行宮。宸居高拱。終歲常關。不許越雷池一步。故遊者多未窺其奧窔。今則天門訣蕩。花飛輦路之春。魏國山河。啼冷杜鵑之血。物換星移。境亦變矣。山際有浙軍凱旋紀念碑。製頗宏麗。山巔多小亭。樸而雅。憑高縱眺。裏湖如帶。外湖如鏡。好山如屏。湖心亭三潭印月等處。如浮鷗。如落葉。山眉半黛。塔影一枝。羣遍欲仙。萬綠如夢。大觀哉。樓閣仙山。不必羨淸都咫尺也。

小瀛洲爲放生池古蹟。彭雪琴侍郎增葺之。有九曲橋卍字亭諸勝。曲水三環。遙峯四照。小屋疑艇。浮來江湖。危亭礴樓。飛入屏障。曲折玲瓏。別饒佳趣。倘於月夜坐亭亭中。偕一亭亭絕世之美人。仿白石小紅故事。洞簫一奏。花月雙淸。眞羽琌所謂兜率甘遲十刧生也。沿湖諸勝景。不得不以此及公園二處爲殿最。公園吾喜其高爽。小瀛洲吾愛其澹宕。

濱湖諸名園。杭人呼之曰莊。高莊得逸趣。唐莊得冷趣。楊莊得淸趣。廉莊得幽趣。宋莊得濃趣。劉莊得麗趣。盛莊王莊俱未往。高莊占地不多。而引水通橋穴山作屋。且佳軒三楹。比之秋水芙蕖。自饒風韻。劉莊則濃脂膩粉。轉失天眞。人有慕富貴之浮榮。忘隱

逸之眞趣者。天性限之。不可强也。宋莊愈雕鑿愈少曲折。廉莊鄰花港。有山翼然。有水滃然。夕陽塔影。雁齒紅橋。佳麗天成。惜少布置。唐莊聞以桃勝。我來春暮。已過花期。惟見綠暗紅稀。空梁泥落。不無陸氏莊荒之誚。

西湖十景。舊稱蘇堤春曉。雙峰插雲。柳浪聞鶯。花港觀魚。曲院荷風。平湖秋月。南屏晚鐘。三潭印月。雷峯夕照。斷橋殘雪。此次尋曲院荷風。竟不可得。或云即在浙軍陣亡諸將士新阡之前。土木方興。舊迹湮矣。蘇堤廣袤逾白堤。而整潔遠遜之。柳浪聞鶯。一易而爲桑林蛙唱。錢王祠亦頹廢。祠中有表忠觀碑。欲一往摩字。未得其門而入。湖山勝迹。日就荒蕪。頗聞杭人有修復之舉。然矯枉過正。洋房馬路。其功德必不勝於規復舊觀也。廬山面目。貴得其眞。車水馬龍。紅樓夾道。偶一爲之。足供點綴。若曰必悉如是。而後可稱名勝。直蒙西子以不潔矣。唐突佳人。罪過罪過。

楊莊午夢。鸝語驚回。起視修竹數竿。蒼翠欲滴。沿堤楊柳。搖弄新晴。便有雙柑斗酒想。徐步至樓外樓小酌。畢。拏舟過宋莊。泊茅家埠。陸行至靈隱。爲程可四五里。山花媚客。好鳥依人。惟恐其經之易盡。尋冷泉亭。謁飛來峯。觀一綫天諸勝。飛來峯殊突兀。去歲

於役南洋。見海南諸峯。都作荆關巨幅。過鷺江遊虎溪鹿洞。尤有巨石摩天。盤空欲墮之勢。與江南山水。蘊藉多姿者逈別。此獨於清麗中雜以雄奇雲林尺幅。生面別開。南人視之。宜有飛來之褒矣。

自杭州城站。雇筍輿出湧金門。甫數武。即見匹練橫空。有澹粧美人。霧縠冰綃。姍姍來遲態。詩情畫意。油然而生。不暇謀及他事。急棹小舟遍泛裏湖外湖一帶。迨月到天心。始傍岸向孫園覓下榻地。是日適星期。遊湖者衆。居停以人滿辭。側聽魚更三躍、知嚴城已扃。徘徊久之。重於寶叔山旁覓得所謂西湖旅館者、小憩片時。戲語心石。人生百年。如此良夜。正復不可多得。盍再買餘勇。爲月湖遊乎。心石笑而曰諾。放棹蘇堤之北。買醉壺春之樓。賽姐當筵。車子雜坐。仰覩月落參橫。始商量作歸計。則已首如膏沐露重浸衣矣。

二十餘年前。家大人需次杭垣。卜居於運司河旁。故爲某氏廢園、亭台花木。小具結搆。園後小樓三楹。供大仙木主、朔望例設清醴蔬果。杭人祀狐謹。不敢廢也。時伯兄甦峯仲兄佛三。年少氣盛。一日者私斧木主而投諸池。翌日而伯兄病。又翌日而仲兄病。家

人大懼。新旃檀潔香花而强二兄膜拜懺悔焉。乃已。又從廣廬出湧金門。距西湖纔數武。二兄時逃塾爲山水遊。雲棲之竹。多於渭川。韜光之蓮。都成金色而韜光池中有異產。其體雖微。黑質而金章。儼然龍也。仲兄曾以巨資購一頭歸。置諸盆盎中。上覆以紙。越宿而盆盎依然。神龍破壁飛矣。相傳是本仙產。能土遁云。凡此種種。皆余於齠齔時。靑燈件讀。聽先祖母喁喁笑語。藉以破睡者也。時節不居。滄桑刼換。竭來湖畔。夢影都非。所謂雲棲之竹。韜光之蓮。旣以急於返櫂。不果往。到杭之第三日。入湧金門。登吳山之巔。雨過運司河時。尋曩年舊巢。亦已杳不可得。馬婆巷口。漫拾墜懽。燕子樓中。愴懷陳迹。遙觀兩岸垂楊。長條踠地。搖曳於春風駘蕩中。殊不勝桓宣武攀條流涕之感也。小雨忽霽。丸月窺人。放舟裏湖之濱。起斷橋訖孤山之麓。遙望南屏北高諸峰。晚妝初卸。淺黛沈烟。田田荷葉。劃破漣漪。兩岸垂楊。倒影一碧。孤簫一聲。則空谷答響。涼颸忽來。則妙香四徹。仙心靜境。塵俗都蠲。至今思之。猶爲神往。心石有避暑高莊觀潮吳山啜茗龍井尋詩烟霞洞之約。勞薪蓬轉。夙願難償。卽此夏首心情。春餘題目。尙因炎海長征。匆匆返棹。十載相思。轉增惆悵。會富於南行歸後。重續勝遊。了此一重公案耳。癸丑四月小盡日錄於西神殘客寄廬。

遊雲台山記

徐潤如

雲台山者。層巒疊嶂周圍約四百里。而迴環抱合於臨洪海口者也。海州志及雲台山志載之綦詳。余雖遊覽數次、每以未窮其奧爲憾。二年春二月十九日。至東海新浦。約同志六七人。裹糗糧策蹇驢爲深入計。首由山之北面東竟一日程。但見崗巒起伏。多南北條、亦有綿亘灣環作抱合狀者。經猴子嘴越黃泥嶺達留雲嶺、而清風頂鳳凰台東磊等名勝處。已在背後數十里矣、晚宿法起寺。寺在萬峰叢雜之中。平曠約八九方里。四面皆高嶺摩天。惟留雲嶺缺口爲出入孔道。（本名虎口嶺經陶公澍改今名）是夜月光皎潔。山色淒迷。怪石虎蹲、奇松人立。與同人緩步一回。疲極就寢。次晨僧謂余等曰。寺後踰牆而北。再過一澗一山。仰望大山腰有古寺。名三教寺者、亦名悟眞菴。乃本寺之鼻祖。諸檀越盍一往遊乎。於是同人攀藤附葛。聯袂而登、甫及半途。已各筋疲力竭。稍休復鼓餘勇。共登寺樓。下視地平。惟見瀰漫雲霧。而東南山腰邊際。隱露海岸線焉。諸同人興盡而返。余念再登峰巔。必能下見海面。因獨留。令寺僧具食。已偕一僧爲鄉導。始而巉岩峭壁。拾級而登。既而荒草蒙茸。旁行斜上。越嶺兩道。約十餘里。既造絕頂。則沃土平圓。

可五十丈方。以全體觀。恰成圓錐形缺頂。意者其太古時之火山噴火口歟。斯時霧散天清。日已過午。偏北有大石高丈餘。攀登俯視。已達懸崖。下即海面。僧恐余墜。爲之捉襟。環眺周圍。始見臨洪口。天然軍港商場眞面目也。余立足地居口之東南約二十里。對面東西連島。宛如屏障。與本山所成之海峽。長約三四十里。兩端出口約寬四五里。中間闊處約十餘里。水深浪靜。而東連島與西連島接界處。僅一線相連。僧云。潮漲時此線即斷。則是兩島間稍加人工。亦可爲極險要門戶。若築爲軍港。百萬海軍。不難容也。且門戶多則防禦力省。防禦力常依港口數成反比例。故軍港以複口爲最良。况海岸線東南千餘里至上海。東北千餘里至山東之成山頭。儼如三角之兩腰。於臨洪口成百度角交點。是扼黃海渤海交通線之中心點也。加以兩島爲遮蔽。其位置之障碍物。豈非天然之奧府。遍世界所不可多得者耶。甲午之役。德意志人曾於西連島懸旗。意圖侵佔。良有以也。山下海灘與西連島斜對角。即東路鎭之墟溝。有平坦大道。直達東海治城。約七十里。將來海蘭路成。運械運餉。與夫進出口之貨物轉輸。咸遵斯道。眞所謂軍商兩便者也。若夫控黃海之腰膂。扼通商之要點。爲海軍之根據。即商業之舞

台平衡溫度隆冬不氷。（此則賴山東省大部分土股爲北方屏蔽也）誠爲我國發動進取的開港。豈他港所可同日語哉。登高望遠。目力所及約數十里。東北之奶奶山青口安東尉東南之列子口響水口。皆在目中。再東則漸接混茫。水天一色。帆船點點。時出沒焉。俄見黑烟一縷自東北來。漸近則一純白輪船。速如奔馬。直駛入臨洪口內。及出山時。詢之商界。始知爲德國商輪。由青島至臨洪。每星期往返一次。載重三百噸。吃水丈餘。裝貨搭客。取償甚廉。嗟乎。阿利安族眞善經營哉。日輪漸西。海而平靜。而峯巔獰飈迅急。因偕僧忍凍歸法起寺。與同人略述走筆記之。次日歸路遊東磊清風頂等處。計五日出山。目擊者無非莽雲怪石。古木飛泉。已覺數見不鮮。茲不備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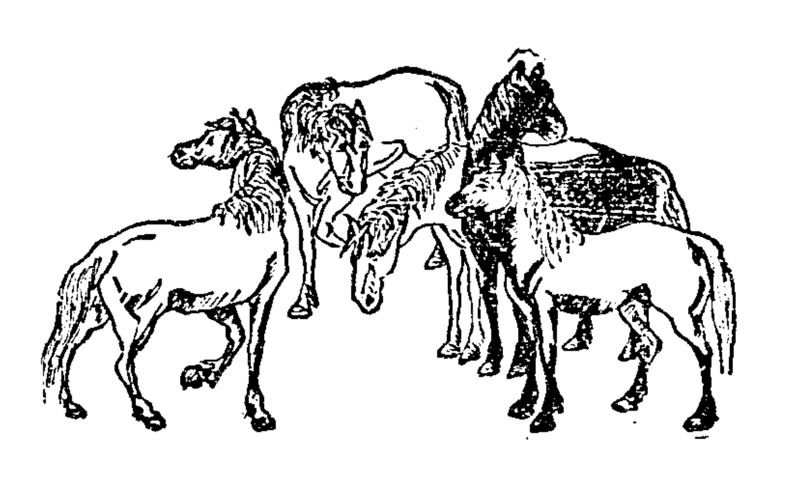
遊雲台山記



廬山一日記 賓青

廬山實測離海平線二千五百英尺。由牯嶺至潯。計程五十餘里。氣候較平地相差二十度。故山民於秋末時節。已在氷雪中。大有漠北景象。余於元年十月三號由牯嶺啓行。旋抵剪刀峽。瀑布湍激、勢若銀泉。一俯仰間、攢崿開蓮。孤峯迸筍。溪壑浚邃。石橋互橫。飛鳥無聲。萬籟俱寂。於此益見廬山之高也。循山脈盤折下行。長衝一帶。(為西人租地夏季來此避暑者數千人)樓閣參差。亭台錯落。此時已隱隱沉沉。深秋寥落矣。計自牯嶺至新塲共有六站。曰月宮。曰大水河。曰蓮花洞。曰妙智浦。曰十里浦。曰新塲。蓮花洞以下。林森菁密。短草攀襟。附近植物。多松杉竹栗及類於松樹之百脚松刺松鳳尾蕉。山田多大麥蕎麥芋頭髙粱芝痲葵花及一切蔬菜、民戶皆畜牛羊猪。而尤以牧牛獲利最厚。(西人經營廬山之創始者為廿正道都約翰二人都即以牧牛及製油為事現我國通商各口岸及南洋羣島所銷售之牛油多有都製者)妙智浦上下有堅潔華固之橋工三四座、跨溝建設。規模宏壯。其中尤以華封橋為最。行近十里浦時。已紅日西斜。茅亭客滿。驛路花明。(沿途茶花盛放晶潔悅目)兩旁麥浪翻黃。秧針刺綠。晚山迎面。爽氣撲人。遠水連天。暮霞映樹。別具一種清新之致。再進則見石塔高聳。雉堞蜿蜒。炊烟縷起。松竹成蔭。然田

圃荒蕪者。十居其三。此爲赴牯嶺必由之道。自馬路興而沿邊一帶山田及種種工作亦緣是以起。且行且矚。時有華美之車。馳驅新壩蓮花洞間。半爲西人遊蹤。旋抵馬路局時已窗衣漸黑。燈豆初紅。平湖風景。猶着輕羅。蓋正陽秋天氣也。



游大潭篤記

潘飛聲

泊舟香港。望扯旗山。巋然一大嶺耳。余嘗坐輪車躡山巓。見十數峰。由海浮來。環擁屏蔽。其勢甚雄、乃知幽靈所鍾、必有深邃秀峭蘊其中。不可以海隅荒服限也。寓港四年。客言大潭之美、未嘗一遊。適何子星儔屢促踐約。仲春二十六日。欣然從之。春風輕妍。客已換白袷。茶具酒榼。委之兩童。入山行十四五里。客足稍憊。尋鄉人茅屋。叩以潭路。并煑泉瀹茗。酬以値。不受。鄉落純風。有足感者。再踰數里。從山罅遙見潭色。碧若蔗藍。隔松林聞水聲。如鳴環珮。鏗然。已滌塵累。潭廣數十丈。曲折繞十數山。英人於其東駕石橋。護以鐵闌。度橋至廣處。席地圍坐。或啜茗。或漉酒。風天泠泠。如在雲際。瞭望延賞。四山蒼然。潭之盡處。以太曲不能窮也。橋有石房。內置汽機。汲運此水。供寓港人食。觀水之來源。雖涓涓不息。僅數寸小坑耳。而儲蓄之。可澄爲大潭。灌導之。可飲二十二萬人。徵西人之抉鑿。不至此。徵汽機之巧捷。亦不至此。乃歎天之生材。地之成區。必有可用以養人。不攷察地利。不經營人力。膏腴沃野。亦將廢棄終古矣。英人初割香港通商。度大洋之水鹹鹵。不可食。乃搜澤度泉。渟注爲潭、斯港遂爲東來貿易第一繁盛之地。

游大潭篤記

將荒山一片。化爲金銀樓閣。佳麗綺羅。此潭所繫。不甚大歟。龔定菴西域置行省議言所費極厚。所建極繁。所收之效在二十年後。利且萬倍。西人開墾闢島。皆不惜巨費。芟治之。正與定菴之言吻合也。抑余航海之歲。入薩克遜。烏啼徑觀飛瀑。登瑞士湖雪山探流泉。馳域外奇詭大觀。山水清泠。猶懸心目。以視斯潭。一勺。曾何足異。而復流連不去懷者。以港去吾鄉里一日程。游覽所至。渺若荒陬。若不勝去國離鄉之感。盱衡今昔。憂從中來。殆王伯輿所謂對此茫茫。百端交集者耶。薄日平海。涼吹動林。興盡而返。同游任穉翹羅星樓蕭滌庭郭叔任共八人。惟顏恆甫以事未至。諸子囑余爲記。以篤名大潭者。本粵諺。猶言底也。水經注。篤可作地名。

曲阜謁聖記

羅惇曧

歲癸丑。陰歷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誕日。四方會於曲阜者五六百人。祀聖之日會祭者及孔氏之子孫、逾千人。衍聖公孔令貽主祭。陳博士煥章。深衣章甫陪祀其後。彬彬稱盛。余得歷覽堂廡。觀其禮器。又謁孔林。皆穆然有仰止之思。歸而搜錄典籍。備識如此。庶求聖蹟者有所考證焉。

孔廟

孔廟在縣城正中。中爲正殿九間。宋徽宗崇寧元年詔名大成殿。殿牓徽宗御書也。先聖南面。四配十哲。分侍左右。後爲寢殿七間。祀夫人亓官氏。寢殿之東。爲祠三間。西向以祀伯魚。寢殿之西。爲祠三間。東向以祀子思。又後爲聖蹟殿。壁上石刻至夥。正殿之前。爲杏壇。卽講堂遺址。漢明帝御此說經。壇左右爲兩廡。東西皆五十間。祀先賢先儒。壇前爲宋眞宗御贊殿。今廢。但存御贊刻石十有二碑。又前爲大成門。門凡五間。旁有掖門。左曰金聲。右曰玉振。大成門之外。有唐宋金元碑。各覆以亭。碑亭之左爲居仁門。又左爲毓粹門。碑亭之右爲由義門。又右爲觀德門。碑亭之前爲奎文閣。閣凡五間。亦

謂之藏書樓。東西列明御製碑亭。樓之左右。各爲掖門三間。掖門東爲衍聖公齋戒所。掖門西爲有司齋戒所。樓前爲門五間。漢唐古碑在焉。門之前爲大中門三間。門牓宋仁宗御書。大中門之前。有門三間。故金之舊制也。三門之前爲石橋三。以跨璧水。橋之前復爲大門五間。門圓洞如城門制。東西各爲一坊。曰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其前有石坊。曰太和元氣。前爲櫺星門。東西大道也。左右各竪下馬牌。金章宗明昌二年立。南有石坊。鐫金聲玉振四字。坊與城南門相直。門上鐫萬仞宮牆四字。廟之西偏爲啓聖公廟。廟前爲金絲堂三間。以貯樂懸。宋時建五賢堂於此。弘治間改建也。堂前爲啓聖門。廟之東偏爲家廟五間。孔氏子孫私廟也。家廟之前爲詩禮堂五間。宋眞宗曾駐蹕於此。既而去鴟吻。使爲齋室。堂前爲承聖門。四隅爲樓。如王公之制。廟左爲衍聖公第。第前爲闕里坊。古闕里也。自漢建寧四年。魯相史晨修廣宅廟。歷魏晉南北朝唐宋。改築維新。必加爽塏。金貞祐之亂。廟貌盡燬。皇統大定間。制乃大備。元至元丁卯。大德戊戌至正己卯。凡三修焉。明洪武永樂再修焉。成化十八年。始廣十楹之制。弘治十二年。災。奉詔大作新之。爲費一十五萬有奇。越五年。新廟成。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嘉隆以後。

代有修葺。前後各有碑記。以上見闕里志。今仍舊。

大成殿孔子塑像。始於東魏興和三年。兗州刺史李仲璇。据李仲璇碑。其隸兗部也。當未浹旬言觀孔廟。乃命工人脩建容像、雕塐十子。侍於其側。

按朱子白鹿禮殿塑像說。成都府學先聖先師像。漢文翁琢石所爲。皆席地跪坐。孔子塑像。蓋不自仲璇始也。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仍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先聖冕服九旒。服九章。徽宗崇寧四年。詔用王者冕十二旒。衮服九章。今孔子像仍其制。

孔廟林木蓊鬱。尤多柏。多千年或數百年物。視成均古木。蓋猶過之。肅括深蒼。尤皆向榮。

大成殿門左。有先師手植檜。歷周秦漢晉。至懷帝永嘉三年已枯。經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敢有毀。至隋恭帝義寧元年。丁丑復生。生五十一年。於唐高宗乾封二年丁卯再枯。經三百有七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金宣帝貞祐二年。甲戌。罹於兵燹。枝葉

無遺。後八十年。癸丑。是爲元世祖至元三十年。故根復發。至明洪武二十二年。己巳。凡九十七年。其高三丈有奇。圍四尺。紋仍左旋。與故本無異。右見孔涇記。弘治十二年。廟燬於火。檜被焚。枝葉盡脫。至今不枯不樂。堅如鐵色。俗呼爲鐵樹。

同文門左。有漢魯相史晨祀廟碑。魯相韓勑脩禮器碑。泰山都尉孔宙碑。博陵太守孔彪碑。右有漢魯相乙瑛百石卒史碑。諸郡史孔謙碑。魏曹植宗聖侯奉祀碑。餘不備載。

魏張猛龍碑。亦置於此。精采炯然。至佳絕矣。

承聖門堂前。有唐槐。尚茂。太初石在詩禮堂前。高丈餘。銀杏樹一。亦千餘年物。

詩禮堂。卽當日伯魚趨庭處。向藏孔子車服禮器。宋眞宗命別設屋以藏焉。

詩禮堂後。有孔宅遺井。清聖祖命汲水嘗之。

金絲堂。卽魯壁遺址。魯共王欲壞孔子宅以廣其宮。聞壁中金絲聲。卽其地。

孔廟禮器有犧尊。雲雷三罇。漢章帝元和二年。親祀闕里所留祭器。犧尊周尊也。雲雷著尊。商尊也。

有乾隆響碑。以金敲之。作金晉。極清越。清高宗勒碑陰記之。

吳道子畫魯司寇像。石刻於聖蹟殿。憑几像。行敎小影。立像行像。皆有石刻。行敎小影。顏子從行。爲子貢傳寫。晉顧愷之重摹。斯像蓋最眞云。行像爲米芾筆。

後周太祖臨闕里。留所奠祭器銀爐。宋眞宗留祭器香爐金袱黃袱等物。清聖祖以曲柄黃蓋留廟中。四時饗祀陳之。今祭時仍列廟廷。

廟殿石柱。廟龍。雕鏤精活。元成宗大德六年所製。鏤花石柱。明弘治間重建大成殿所製。

杏壇在大成殿前。即孔子敎授遺址。漢明帝幸孔子宅。命皇太子諸王說經於此。宋天聖中。移大殿於後。以舊基甃爲壇。環植以杏。明隆慶間。廓而大之。

杏壇二字。金臣黨懷英篆。

杏壇前石鐫龍鑪。金章宗時巧工所製。

孔子後裔聞人。漢孔安國。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武帝時爲侍中。孔霸治尚書。昭帝時爲博士。元帝時封關內侯。號褒成君。孔光。霸少子。平帝時爲太師。孔僖習春秋。元和間校書東觀。孔損。爲褒成侯。漢時自褒成君霸至議郎昱。歷東西京爲卿相牧守者

五十三人。列侯七人。稱極盛矣。唐太宗朝。孔穎達爲文學館學士。封曲阜縣男。有淸惟孔廣森顨軒。以文學顯。餘子寂寂矣。

宋眞宗幸叔梁大夫堂。封孔子父爲齊國公。母爲魯國太夫人。元文宗至順三年。封聖父爲啓聖王。母爲啓聖王夫人。明世宗嘉靖九年。去王爵。仍稱啓聖公。立啓聖祠在大成殿之側。

淸聖祖幸曲阜。詢衍聖公孔毓圻。世傳古器墨蹟。毓圻進孔融雅琴一張。周簠一。執王羲之樂毅論墨蹟一本。文與可畫山水卷一幅。宋搨聖敎序墨刻一本。劉松年畫養正圖手卷一軸。皆歷代家藏舊蹟。俱留覽。曾詢之公府屬官。言光緖間兩次大火。舊藏並失。今府中已無精者。

孔林

孔林在今縣城北二里許。背泗面洙。林門直縣北門。夾道檜樹。林地圍徑數里。繚以周垣。林中無荊棘鳥巢。古木千章。多有莫能名者。

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心喪三年。相訣而去。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弟子及魯

人從而家者百餘室。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今墓旁有屋。樹碑曰子貢廬墓處。

皇覽曰孔子塚去魯城一里。塚塋百畝。塚南北廣十步。東西廣十三步。高一丈二寸。如鳥卵馬鬣。今增周圍五十步。高一丈二寸。塋中不生荆棘草。樹以百數。皆遠方弟子。各持鄉土異種所植。惟楷木爲多。餘則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木也。

墓之東南爲享殿三間。殿前翁仲二。左執笏。右帶劍石麟。石虎四。華表二。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勑建。殿之前有門三間。門之左爲思堂。壁上石刻。唐宋時物也。有宋眞宗駐蹕亭。門之前爲洙水。水上有橋。橋東有輦路。路南爲觀樓。樓在周垣之上。魯故北城也。樓南爲林。方扁曰宣聖林坊。坊前爲大石坊五洞。鐫萬古長春四字。萬歷二十二年建。

孔子葬魯城北。公西赤爲識。即後世墓誌之祖。

伯魚墓在先聖墓東。稍南相去僅數步。墓前有碑鐫泗水侯墓。碑子商人。蓋尙右也。

子思子墓在先聖墓南。相去數十步。墓前有碑。鐫沂國述聖公墓。

孔林額地一十八頃。清康熙二十四年。增地一十一頃。

唐開元時。追諡孔子爲文宣王。宋眞宗加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明

嘉靖九年。定爲至聖先師孔子。至今因之。

聖廟牌位。皆稱至聖先師孔子。孔林墓。石猶稱文宣王。康熙間。御史任玥請改鐫墓碑。部議以自改定名稱以來。並未改立墓碑。應無庸更張。今仍舊碑。

子貢手植楷木。在孔林東南亨殿後。高四丈五尺。圍一丈。已枯如鐵色。楷木一名文木。惟孔林及南海有之。土人以製杖或如意玩物。明宋濂有楷杖銘。

孔墓上生蓍草。說文曰。蓍。蒿屬也。可以卜筮。易繫辭。幽贊於神明而生蓍。今守林者采而乾之。合五十根。售之。符大衍之數。題曰聖墓蓍草。

自林門折而西。渡洙水橋。有石坊。其北卽墓門。三間。內列石儀華表二。角端二。文豹二。又名金光獸。翁仲二。左執笏。右帶劍。石鼎一。皆宋時造。

墓門東有思堂。爲孔氏族姓祭祀徵會之所。

附考

孟子廟　鄒縣東北二十里。宋仁宗景佑四年。孔道輔守兗州。求孟子墓於四基山。始就山建廟。以公孫丑萬章之徒配焉。　宋神宗元豐六年。封孟子爲鄒國公。七年。以孟

子配享孔廟。

顏子墓　曲阜縣東二十里。防山南。有碑曰先師兗國公之墓。　顏子墓前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圍。傳爲顏子手植。

顏子廟　曲阜縣城東北隅有坊曰陋巷•有井曰顏井。宋熈甯間搆亭其上。曰顏樂亭。宋程顥蘇軾皆有銘。又有顏子退省隨行二像。皆唐吳道子筆。勒石廟中。顏廟有大白松五人合抱。高二十丈。極偉觀。

顏氏子孫聚居廟側。皆極貧困。

復聖殿兩廡分祀顏歆以下八人。　二代顏歆。魯大夫　三代顏儉。魯大夫　三十三代顏見達。南齊御史　三十五代顏之推。北齊黃門侍郎　三十七代顏籀。字師古唐弘文閣學士　四十代顏杲卿。唐常山太守　四十代顏眞卿。唐太子太師　六十五代顏印紹。明河間府知府

周公墓　曲阜縣東二里。故魯太廟之墟。魯靈光殿卽此。

尼山　縣東五十里。有宣聖廟。東南相對者曰顏母山。孔子應禱而生之地。

防山　縣東二十里。孔子父母合葬於防。

洙水　縣北二里。舊與泗水交流。今不可通。在孔林東過孔墓前。西南流入於沂。

泗水　縣北八里。源出陪尾山。相傳爲子在川上處。

闕里　背洙面泗。卽其地爲孔子廟。

相圃　闕里西南。禮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今爲縣學。

少皞陵　縣東八里。少皞邑於窮桑。徙於典阜。陵爲宋時所造。

五父衢　縣東門外二里。禮記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毋死殯於五父之衢。

舞雩　縣南六里。沂水之南。樊遲從游處也。

陋巷　闕里東北。顏子廟在焉。

伯墓禽　縣東八里。

宰我墓　縣西南三里。

歷下志遊卷一

游藝中原客撰

疆城志

濟南形勝。昔號名區。南包岱陰。北臨渤海。舟車絡繹。山水清幽。滄海桑田。原多沿革。山林藪澤。不易規模。足址所經。每好攷證。方册具在。用與纂修志疆城。

濟南唐虞夏商爲青兗二州之域。春秋齊魯譚祝鄒諸國地。戰國時併入於齊。秦罷封建爲齊郡東郡地。漢爲齊國地。後漢爲濟南國。此濟南之名所由始也。三國屬魏爲濟南郡。晉因之。南北朝爲齊郡。始治歷城。隋因之。唐爲齊州。五代宋俱因之。金爲濟南府。元爲濟南路。明改濟南路爲濟南府。領州四縣二十六。國初因之。雍正二年分泰安武定濱三州爲直隸州。以長清新泰萊蕪屬泰安。以樂陵陽信海豐屬武定。以利津霑化蒲臺屬濱州。八年。又分禹城平原陵邑陵四縣屬高唐直隸州。十二年。升泰安武定爲府。以濱州並所屬隸武定。又割濟南之青城商河二縣以益之。以肥城易泰安之長清。仍隸於府。又撤高唐歸東昌府屬。而以禹城平原臨邑陵四縣還屬濟南。今領州一縣十五。南有泰山。北有渤海。東接臨淄之饒。西阻濟河之限。衆泉競出。民物康阜。洵山左

諸郡之冠。

歷城附郭以舜耕歷山得名。一名千佛山。通志云。在歷山之陰。春秋戰國謂之歷下。又謂之平陵。函歷諸山導其前。鵲華羣峯抱其後。明湖蕩漾。濼水縈環。眞古齊名區。東藩首邑云。

章邱在府東百一十里。舊志云。爾雅云上正章邱。注云。頂平也。通志云。縣南有章邱山。縣志云。因縣城中上正章邱爲名。春秋崔賴二地皆在此。東控長白。北枕女郎。山盤虎龍。水統濟獺。

鄒平在府東北百八十里。古鄒侯國。姚姓舜後也。水經注。夏商之際。舜後封於鄒。則鄒之名已古矣。至漢始置鄒平縣。後皆因之。跨淸河而控長白。襟黃山而帶沙河。縣志謂形如神螺。信然。

淄川在府東南二百三十里。舊名般陽。以縣在般水之北。淄原實在原山。下流即今益都之淄。河禹貢所謂濰淄其道也。至隋始改淄川。後皆因之。岱宗西南來。連岡斷阜。捲碧飛青。數百里皆山也。孝婦般萌諸水。旁納山泉。循山北注。實爲秀區。

長山在府東二百十里。以長白山得名。三代時爲於陵地。即陳仲子所居。南北朝爲武强縣。隋改今名。後皆因之。山圍長白。河繞雙清。實東萊之通道。爲青齊之要衝。

新城在府東北二百二十里。本長山之驛臺鎭。元太宗謂人民完聚。因創置城曰新城。後因之。春秋時齊桓公繫馬臺在此。鐵山四角。峙其東西。烏水清河。經其左右。亦形勢之區也。

齊河在府西五十里。本祝國地。周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春秋諸侯盟于祝柯。即此。左氏謂之督揚。故城臨大清河。後漢耿弇討張步濟此。因名耿濟鎭。宋置齊河鎭。金改爲縣。仍宋之名。後皆因之。清河左繞。沃壤連封。舟車往來。郡外要地。

齊東在府東百八十里。以在齊郡之東得名。秦漢梁鄒縣地。金阜昌間改趙巖口爲齊東鎭。元始升鎭爲縣。明沿舊制。別號東皐。國朝因之。控海名區。瀕河重鎭。

濟陽在府東北九十里。濼水之陽。大清河之北。本漯瀆也。自大清河歸漯瀆入海通得濟之名。故曰濟陽。春秋時甯戚釆地。金分章邱標竿鎭地。置濟陽縣。後皆因之。濟水達於沽河。古市雜於林莽。烟村斜繞。繡野平鋪。

禹城在府西北百里。縣故治西南有禹息古城。故名。古祝國地。漢爲祝阿縣。唐天寶間始改今名。後皆因之。地有貝邱川有釜河。背控津門。西揖泰岱。臨河爲城。城周九里。郡屬一大輔邑也。

臨邑在府西北百五十里。以臨漯水得名。濟犂邱地。又名漯陰。春秋晉荀瑤伐齊取犂轅及犂。即此。漢去水從邑置臨邑縣。後皆因之。東連濱棣。西控德博。南臨漯水。北繞鉤盤。九河故道。多出其間。形勢森然。誇勝槩焉。

長清在府西南七十里。以邇大清河得名。春秋齊師伐我及清。即此。盧邑亦在此。漢魏以來。皆爲盧縣。隋置長清縣。因清水以爲名。後皆因之。大清河繞此。東極於海。青崖諸峯。直接泰岱。阻山帶河。扼塞四固。

陵縣在府西北百八十里。古重邱地。春秋盟于重邱。即此。漢置安德縣。隋爲德州。明移陵縣治此。縣以隋格陵縣得名。厭次之墟。齊川之阻。有重城以爲障。洵沃野之名區。

德州在府西北二百八十里。古有鬲氏國。國在河漯之間。漢置安德縣。隋爲將陵縣。開皇間置德州。金爲景州。元爲陵州。明改陵州。爲陵縣。尋升德州。國朝因之。古九河之地。

黃河所經。史記封禪書昔秦文公出臘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方山東抱。衛水西環。南北通衢。水陸要道。

德平在府北二百里。古鬲國。陸終國。漢爲平昌縣。後唐改爲德平。後皆因之。齊履捍其北鄙。鬲津據乎上游。馬頰經前。鉤盤帶後。西臨德水。東接棣州。兩漢六朝。均稱勝地。

平原在府西北百八十里。古爽鳩之墟。戰國平原君趙勝封邑。漢置平原縣。後皆因之。秉古鄃繹幕之地。唐平原郡在今陵縣。顏眞卿守平原處。雖乏名山。而襟帶河流。浴靈衍秀。昔置郡國於此。以控扼齊趙之交。良有以也。

濟南山脉有二。其自西而東者。以泰山爲主。自東而西者。以長白爲主。所屬近山者七縣。長清歷城連泰山而分其支麓。鄒平長山則近長白山。章邱分連二山。淄川專分長白。新城承泰山支麓之委。而分其餘。按泰山本屬濟南。自升泰安爲府。泰山始不在疆域之中。今府屬與泰安分界之山。起長清。中歷城。訖章邱。其起訖皆以長城嶺。是主峯雖在泰安。而支脉已及濟郡矣。

歷山在歷城縣南五里。一名舜耕山。古有舜祠。隋開皇間因石作形。鐫成佛相。故又名

千佛山。建寺於上。春秋佳日。裙屐往遊。山徑甚平。頗可安步。間有乘笋輿者。價亦不昂。相傳歷山頂爲城東南最高之地。山在人家籬𤬪下。未及往視。今郡城歷山門內迤東有街名歷山頂。則非其地矣。

大佛山在城東十里。一名佛慧山。上有文筆峯。中爲開元寺。在昔名賢多讀書其中。西爲羅家寺。山之陽爲圉馬場。其巔有瑜明萬歷間建。以助文明之氣。

華不注山在城東北十五里。不音跗。謂花蒂也。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於水也。左傳成公二年。晉郤克及齊頃公戰于鞍。齊師敗績。晉師逐之。三周華不注。即此山係孤峯。四顧無偶。青屏翠發。望同點黛。山前道院中有石刻太白諸賢詩。

䧿山在城北十五里濼口鎭。其山無峯。望之如翠屏。俗傳每歲七八月間。鳥鵲翔集滿山。山下有鐘鼓二石。樵子牧兒爭往擊之。聲聞數里。王王繪太白詩注云。扁鵲煉丹於此山。

玉函山在城南二十里。泰山之北麓也。酉陽雜俎云。齊郡函山有鳥名王母使者。漢武帝登此山。得玉函一枚。帝下山。玉函化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白鳥守之。因號函山。有九十九谷。又名臥佛山。上有碧霞殿。南有蘂珠泉。東北有花山。谷中有風洞。

匡山在城西北十二里。山形如筐。唐太白讀書於此。相近有藥山。上有九峯並列。其下有洞。上有蜘蛛石。下有蝦蟆石。山產陽起石。本草謂山無積雪。草木長青。蓋緣陽氣薰蒸使然。粟山鞍山均在藥山南。

鮑山在城東三十里。山下有古城。鮑叔牙食邑也。明李滄溟白雪樓故址在鮑城前。山南有蓮花峪。

馬鞍山在城西南四里。形如馬鞍。上有王母廟。上巳日爲蟠桃會。士女雲集。又名會仙山。其西南十里。有臥狠山。其上一穴。產五色文石。光明可鑑。又名寶石山。中有馬武寨。蓋武未遇時。盤據此山。旗墩石甕。至今猶存焉。

龍洞山在城南三十里。又名錦屏山。山如重甗。西洞透深里許。秉火可入。東洞在絕壁上。其中有泉。深不可測。有翠屏岩。獨秀峯。三秀峯。峯側龍祠。禱雨極應。峭壁撐雲。危峯墮水。遊客至此。鮮不稱奇。

黃山在城西南六十里。橜戟排連。周如城郭。延亘十有餘里。爲西南藩籬。通志云。泰山西址也。岱陰諸峪之水。奔流至此山。西滙爲池。雖盈不溢。伏流地中。至城西忽見。爲趵

突泉。

長城嶺在岱陰。即齊之鉅防。歷城新志云。泰山之後爲長城嶺。春秋齊魯之界。西起平陰。東盡於海歷城之山。皆分於此嶺。南水皆南流。北皆北流。故又名分流山。郡境內嶺嶂最多。茲就其最知名者誌之。餘概不錄。

境內水之最著者在東南曰大清河。即濟水。發源於王屋山。禹貢所謂導沇水即此。凡三伏三見。由武定入海。郡城中爲一伏。而趵突泉其一見也。咸豐四年。黃河北徙入大清河。今遂爲黃河矣。曰小清河。一名濼水。源出趵突泉。由華不注山下東行。會巨合清河獺河孝婦諸水。合流由青州入海。曰孝婦河。自博山縣南顏文姜祠下發源。北入淄川界。合般萌德會時澠諸水。由新城高苑長山諸界入小清河。同歸淄河門入海。其在西北者則惟運河。自江南清江浦迤邐入山東界。經濟寧東昌臨清德州。以達津沽。計在東境約千餘里。隨在置閘。以便啓洩。而利漕艘。近與海運。惟江北數郡。尚有由此轉運京通者。然濟東交界處。已多淤廢。舟行頗不便焉。至九河故道久湮。未易確指。惟鬲津鉤盤。徒駭馬頰。尚沿舊稱。餘皆不可復識矣。

大明湖在城內西北隅。發源於濼城五龍潭側。合濯纓珍珠諸泉暨城中各水。滙爲巨浸。占郡城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繡。清芬撲鼻。似遊香國。湖光浩渺。烟水迷離。鼓枻其中。有吳兒洲渚之想。亭臺掩映。風景絕佳。恒雨不漲。久旱不涸。蛇不見。蛙不鳴。亦可奇也。由北水門經會波橋。注大小清河入海。

濯纓湖在撫署內。本名灰泉。滙珍珠散水濯纓硃砂劉氏溪亭諸泉成此。周廣數畝。由百花鵲華二橋入大明湖。

鵲山湖在府城北十五里。舊志云。濼水舊並大明湖北流。繞鵲華滙而爲湖。今則莽然田壤。無復烟波。蓋自僞齊劉豫自城北導之東行。流爲小清河。湖水遂竭。

郡中向有七十二泉之目。散見城鄉。其最著曰趵突泉。在城西里許。舊志云。濼水之源也。一名瀑流。春秋桓公二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即此。岱陰之水。伏流至城西南。發爲此泉。三窟突起。雪濤數尺。聲如殷雷。冬夏如一。次則金線泉。在趵突泉東北。石甃方池。泉源亂發。澄澈見底。南北有金線一道。隱浮水面。次則柳絮泉。在金線泉東南。泉沫紛翻。如絮飛舞。在城河者。南之東曰黑虎泉。南之西曰馬跑泉。在城內者曰珍珠泉。在撫

署內平地湧泉。錯落如珠。其西爲濯纓泉。爲灰泉。曰芙蓉泉。在郡庠前芙蓉街西。鋪面後。泉池圍方約十丈餘。曰孝感泉。在西門內太平寺。齊音謂爲元孝子劉琮故宅。孝子事母。艱於得水。泉忽湧出。故名水曰孝感水。後人因以名其泉云。其餘諸泉皆不能與此埒。且有不可攷者。郡志亦僅附其名而已。玆不具載。

師史氏曰。自方輿之書出。而郡國之要隘。提封之沿革。無不燦著於簡端。志乘之列。疆域形勝等篇。洵足以資攷證。辨古今。非徒備游觀之助也。余早歲出遊。四方靡定。舍館既就。往往假郡邑志書。排日卒讀。性最急。又善忘。一卷未終。已渺不知其前之何謂。愧恨交集。于是有紀載之文。濟南據三濟之上遊。形勢爲他郡冠。三代以來。時有更易。郡志所載。備極詳明。顧編帙較多。不便行篋。春秋之交。輪蹄四出。周覽方域。日有紀程。中夏歸來。積成數則。證以郡邑各志。删其繁縟。削其訛淆。凡附近湖山之雄。河渠之要。類記于後。以省篇幅。或有惜其煩難。勸作中止者。亦有誚其迂闊。目爲鈔胥者。惟笑應之。不爲動。亦不與辯云。

歷下志遊卷二

名勝志

二東古蹟。實甲他邦。坏土流傳。遂爲勝地。邱壑所在。觴詠爲宜。僕本散人。情深問俗。搜諸志乘。證以見聞。撮記數端。原多掛漏。臥遊他日。聊快遠懷。志名勝。

舜井在府城舜廟東廡旁。卽舜泉也。澄瀅甘冽。深不可測。或謂下有潛蛟。水經注謂南山有舜祠。祠下有大穴。謂之舜井。蓋茅山禹井之比。云舜田在歷山下。相傳舜耕於歷山卽此。

釣魚臺在黑虎泉前。面懸崖高峭。可資遠觀。俗傳太公垂釣處。一在渴馬崖。

聞韶舘在府城內鐘樓左。有唐吳道子畫先師像。齊音云在城中湖上。城北又有聞韶臺。縣志云大明湖南又有聞韶驛。今並廢。

閔子祠有二。一在城東門內。一在東門外五里。蓋先賢墓道在是。卽其前置祠以便祭奠者。有宋蘇東坡碑記。

講學堂在閔子書院。院創始於元至正間。至明季邑人劉富平始更今名。劉君名勅。

大明寺在大明湖上。寺東北兩面側湖水成淨池。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頁日俯仰。目對魚鳥。水木明瑟。洵勝境也。

明湖左右。有望湖亭。望湖樓。皆宋李師古建。又有天心水面亭、亭之後有超然樓。又有水西亭。雲波亭。漣漪閣諸勝。湖堤多植垂楊。掩映有致。漁洋山人秋柳詩卽詠於此。

歷下亭在大明湖西。面山背湖。實爲勝絕。杜浣花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國朝李鹺使興祖重建。更名古歷亭。李公尋開撫此邦。又於亭之西偏爲軒宇三間。顏曰蔚藍。又治亭曰水鏡。近人何子貞太史曾譔長聯。係集禊帖字。甚佳。懸御碑亭柱。門額書杜句海右此亭古。亦子貞先生筆。以杜句攷之。則知此亭並不始唐。或卽水經注所謂池上客亭耶。又歷下亭旁尙有環波亭。水香亭。今不可識。

鐵公祠在明湖西北隅。祀明鐵忠定公鉉。忠定殉建文之難。死事最慘。初永樂北犯。兵下齊州。忠定時守是邦。堅城拒戰。力盡被執。罵不絕聲。面不北向。永樂大怒。剝膚去舌。終不爲屈。尋以大鑊煎以熱油。屈忠定身使之面北。其時已死。忽旋轉有聲。左右番役多爲熱油濺沸。有被傷至死者。其英靈不滅若此。祠建於國初。其捌相係得之夢中。事

雖無稽。亦可見人心之愛戴。建祠本末。具詳郡守某公碑記。現嵌祠壁。祠之中有室數重。祀國朝巡撫佛倫。地勢甚幽。迴廊複道。風景良佳。背負城隅。千佛諸峯。掩映在目。江右劉金門先生撰聯云。四面荷花三面柳。滿城山色半城湖。鐵梅庵先生書。可稱雙絕。又有阮文達諸公唱和詩。刻石在祠之右。

滙泉寺。在湖之東南。三面臨水。其東有隄。不五十步。卽已達岸。寺正殿供佛相。其東偏爲關廟。再東則公輸子祠。其西偏有精舍數楹。爲薜荔館故址。畫檻珠簾。頗有雅致。夏日都人士觴詠其間。殆無虛日。間有挾青樓女子者。夕陽初下。淸風徐來。文讌方終。捲簾垂釣。其風景當不減西子湖邊也。

北極閣。在城北垣上。面臨大明湖。北倚城。南瞰山。偉然大觀。正中對鐘樓。可謂兩峯並峙。

北渚亭。在大明湖西。宋曾南豐建。元遺山濟南行記曰。凡北渚亭所見。西北孤峯五。曰匡山。曰粟山。曰藥山。曰鵲山。曰華不注。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瀰漫無際。遙望諸山。如在水中。蓋歷下城絕勝處也。今已廢。或卽今之北極閣歟。香祖筆記引蘇穎濱

詩。謂北渚亭在北城之上爲證。則所謂在明湖西偏及黑龍潭側者。皆爲謬說矣。亭之旁向有青蘿館。明季李攀龍有詩載滄溟集。今並廢。

小淇園亦在湖上。明趙司農世卿建。內有問山亭。冷香亭。今則只存瓦礫矣。又有王氏所築叢桂堂。今亦不可復識。

一竿亭在大明湖西偏。劉富平有詩。

問山亭在一竿亭左。明王象春建。郡志云。卽白雪樓故址。然不可攷。

晏公臺在府城北門內大明湖上。祀水神晏公。名戍存。明封平浪侯。祠久圮。道光間重修。

曾文定公祠向在千佛山半崖。祀南豐先生。有元正統間碑記。今移祀晏公臺側。

三公祠在大明湖南岸。祀明許忠節公逵。明薛文清公瑄。王文成公守仁。全湖在望。風景頗佳。

呂祖祠在西門外趵突泉上月臺之外。甃以石欄。憑欄小憩。爲觀泉勝處。

水月寺在城東北隅。門前有池。寬廣約有數畝。去市稍遠。竹籬花圃。清致良多。

鵲華橋在城西北。其南有芙蓉池。池上有芙蓉亭。水甚清澄。廣數十畝。秋日花開紅雲一片。駕小艇就花前清坐。當不復羨鴛鴦也。

烟雨亭在鵲華橋西。其臨水者曰濯錦亭。北向湖心。見華山如筆卓。蒼翠逼來。直堪挹取。去此亭四五步。華岫便隱去不得復見。明湖華山得兩兼者。城中無二地也。

檻泉亭在府城西南。卽今之趵突泉也。禹城志云。東坡與李公擇會濟南劉詔家。寫枯木一枝。題名檻泉亭壁。詔刻石安遇堂。趙清獻蘇子由並有詩。按源濼一名檻泉。見縣志。意其時爲詔園亭中物。

觀瀾亭在趵突泉上。明天順間建。邢子愿改爲湧輪亭。取水經注水湧如輪句。後又改爲湧雪。仁廟東巡臨此。御書激湍二字。今已恭勒於石。侍臣八匾。則原板已失。今志書惟存其名。

百花堤在府城南。曾南豐有詩。又有百花汀。百花洲。百花臺。百花橋諸勝。今百花橋尙存。

一覽亭在千佛山石巖下。額曰飛塵不到。初建佛寺。前爲積雨傾壞。後因山腰隙地。移

舊亭而新之。攜筇到此。坐翠微中。可以滌洗塵襟。憑欄一覽。則滿城烟景。諸村籬落。均歷歷在目前也。

歷山堂濼源堂。在府城西南歷山之陰。濼水之上。縣志云。在趵突泉上。北曰歷山。南曰濼源。曾南豐知齊州時。建此以館客者。有齊州二堂記。

深柳讀書堂在金線泉。亦名來雲館。後取曾子固詩句。改冰綃堂。縣志云。在趵突泉東北。明進士谷繼宗舊亭也。

使君林在府城北。西陽雜俎云。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於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囷如象鼻。傳噏之。名爲碧筩杯。歷下人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

房家園池在府城內東北隅。爲北齊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竦。泉石崇邃。洵歷中祓禊之勝也。

通樂園在趵突泉西。明大學士殷文莊士儋別業。縣志云。在芙蓉泉西。又名川上精舍。均文莊建。今廢。園石移置趵突泉上。又有六戒堂。如斯堂。亦文莊建。

鮑山白雪樓。在府城東鮑山。前明李滄溟建。西眺華不注。東揖鮑山。嘗自謂它無所涵吾目也。其時城中湖上碧霞宮之側。亦築一白雪樓。許殿卿賦詩所謂湖上樓是也。今惟趵突泉東偏有白雪樓。相傳爲滄溟先生讀書處。其後裔嗜花。小有花圃。亦頗不俗。

鐘樓。尙在提學道南。有鐘樓寺。明成化年建。今已圈入學署內。樓凡三層。中懸巨鐘。上有仙憑。人不敢上。上則必有奇禍。或誤鳴鐘。則闔城爲之不甯。嗣由學署封禁。

鼓樓。在城西藩署前。高與鐘樓埒。蓋猶藩宮遺製。今皆漸就傾圮矣。

嚴更樓。在藩署東。舊名譙樓。後更今名。內有銅壺滴漏。今已毀。郡庠中有崇製閣。宏麗尊巍。屹然大觀。登者俯瞰鵲橋。旁覽明湖。一收烟雨之勝。櫺星門外。有中規中知二亭。方圓異製。又有飛躍亭。繞以玉帶河。及芙蓉泉水。其水迤逶北流。轉而東。復入明湖。沈華東太守就泮池濬其渠。名曰梯雲溪。

鐵牛。在府學門左。通志云。平地湧出一鐵牛。掘之愈深。牛亦隨深而隱。塡之則仍出土面。人因謂之鐵牛山。其實非山也。

環碧亭。在府學明倫堂後。明洪武間改爲敬一亭。其西向有瀛洲亭。今廢。

天齊廟即嶽廟。在南關嶽廟街。殿閣莊嚴。院落宏敞。春初設市會。遊客頗盛。

五龍潭即黑龍潭。在西門外。上有神祠。祀五方龍神。宋以五色爲次。元至正間始建五龍堂。禱雨甚驗。

鮫人舘在五龍潭東岸。下瞰深潭。陰雨魚龍出沒。時發光怪。明崇禎時重修。王漁洋有詩。

明德藩故宮。居會城中占三之一。規模宏敞。園亭山石之勝。甲於通省。

白雲樓在濯纓湖南。珍珠泉上。後亦規入藩府。就舊址起亭。名曰白雲亭。池北偶談云。濟南德藩故宮。面南山。負百花洲。宮中泉眼以數十計。皆澄泓見底。石子如樗蒱然。順治丙丁間。周撫有德。即德藩。故宮規爲撫署。又移靑州衡藩木石以搆之。落成。壯麗殆踰尋常。

濼源書院在撫院西。明都指揮署基址。闊大廣廈。約百數十間。魯諸生之向學者。肄業其中。鄒魯之風。於斯復振。近聞並生筮草。則又文教昌明之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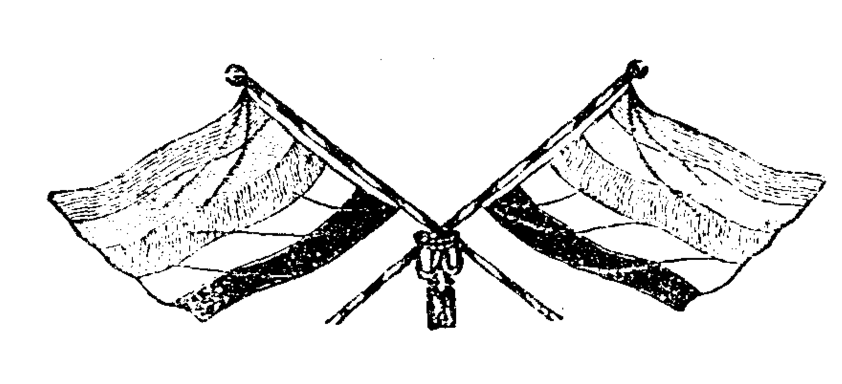
前賢第宅。散處城鄉。歲月既多。漸就傾圮。藉其最著者及猶可辨識者約略記之。唐秦

叔實宅在西關沙苑。子孫世以鐵冶爲業。世稱鑄鐵秦家。宋張侍郎掞宅在王舍人莊南辛稼軒宅在郡內。不詳何處。李易安宅在濼源門外柳絮泉上。田山薑有柳絮泉訪李易安故居詩。周公謹宅在歷山下。或云華不注之陽。元張文忠養浩宅在城內西南隅。內有七聘堂。則以七聘不起。後人因名其堂云。明劉富平宅在西關柴市。李滄溟宅在柴市路南。許殿卿宅在布政司街路東。

村落以終軍村爲最古。在城南九十里。硯溪村不知何處。以趙松雪得名。王阮亭有詩。水村許邦才莊。在北門外。雲莊在府城西北十里。元張文忠別業中有雲錦池雪香林挂月峰。待鳳石。遂閒堂。處士庵。及綽然拙逸樂全九皋半仙五亭。均有記。又有翠陰亭。至今子孫能世其業。

師史氏曰。人之好尙不同。獨聞有邱壑之勝。園亭之美。與昔賢蹤蹟之所留遺。未有不趾爲之移。心爲之動。忻忻然而願爲前驅者。羇旅之儔。與尤不淺。蓋其背鄉井遠家人。奔走多艱。生趣良少。苟得一崇山峻嶺。修竹茂林。率二三同契。攜樽往遊。藉以滌洗塵襟。破除旅困。尋碑剔蘚。憑弔古人。耳熱酒酣。鮮不執手歌呼。詡爲樂境。靜極而動。興使

然也。濟南爲山左名邦。形勝之區。不可勝紀。詠遊之樂。殆無虛時。半歲以來。就足跡所曾經。耳食所最確者。筆之於編。證以郡邑志乘。野鶴閒雲。去來無定。天南海北。攜以相隨。庶幾仿臥遊之續圖紀行之錄云爾。至離郡較遠之地。及散處於各州縣者。槪置不列。蓋懼貽鑿空之弊。且冀免涂說之譏。留俟將來。或爲補記。茲不贅云。



歷下志遊卷三

城闉志

在昔炎宋。郝茲名城。雉堞連雲。鯨波息浪。古稱天險。夫豈余欺。四達街衢。曲折盡致。商賈輻輳。羈旅僑居。雞犬相聞。藉知富庶。載記所及。聊寫見聞志城闉。

濟南府城。即戰國之歷下。自西漢建國治東平陵在今東門外七十里之龍山鎮。南宋孝建中移建今治。本土城。曾子固北水門有記。沿至明初。內外甃以磚石。周圍有十二里。四十八丈。高三丈二尺。池闊五丈。深三丈。四門南曰舜田。今改歷山。北曰匯波。東曰齊川。西曰濼源。衆流環會。崇墉深塹。金湯之勝。實冠三齊。

郡城形如盆盎。雉堞巍峨。城樓南城前後各一。崇高軒敞。屹然大觀。東西城亦如之。北城惟一。即匯波樓。四隅各建一樓。東南城勢偪狹。迴委折因勢而成。上有九峯。俗名三角樓。又名九女樓。結搆天然。製自名手。登樓四望。全境在目。湖光山色。俯仰皆宜。洵勝境也。

環城四圍。爲護城河。匯城外各泉。西南高亢。則以二閘蓄水。城北又建利田等四閘。以

時蓄洩。東西南有重關。通以弔橋。列以排柵。非獨美觀。且以防行人宄塞。致有覆溺也。惟北爲水門。每歲啓以季春。閉於孟冬。附居北鄉者入城。亦惟假道東西二門焉。

歷山門外。迤東行。爲嶽廟街。嶽廟在焉。稍東而南。爲演武廳。其左爲火神廟。再爲南圩門。出不數里。卽達歷山。千佛諸峯。蜿蜒相接。山徑曲折。車馬不通。由嶽廟街而西。負城墻者。爲夜營房。迤西爲正覺寺街。正覺寺在焉。又西爲馬趵泉。又西則達趵突泉。由嶽廟街而東爲黑虎泉。又東爲東南圩門。圩修於咸同間。堅厚爲各郡之冠。

濼源門外爲丁字街。迤北爲五龍潭。爲三娘子灣。迤南爲養濟院。又南爲趵突泉。迤東爲柳絮金線等泉。爲尙志堂。卽李易安故居。出西圩門外。有鐵埨。是爲大道。由西南行。則達長新之張夏鎭。爲南北九省通衢。由西北行。則達飲馬橋。相傳韓信下齊。飲馬於此。因以爲名。過此卽達齊河。爲入京通衢。

齊川門外。僅直街通東圩門。直東則赴東三府之道。迤東北行。繞華不注山。爲赴武定之道。按武定在郡北。因北門不通車馬。故取道於東門。猶泰安在郡南。而去來者必取道於西門也。先農壇在東圩門外。爲耕耤之所。厲壇在東門外。迤北東北圩門內三冥

節城隍出巡。設壇於此。

匯波門外爲北園。一望田疇。間有園圃。爲省垣最平衍處。春秋佳日。登匯波樓望遠。青翠滿目。匡粟諸山。爲左右屏障。亦大觀也。北園前有會波橋。即郡城內外各水入大小清河之道。

歷山門內正街。爲南門大街。北行爲舜井。爲四隅頭。其入城循墻而西者。爲升官街。爲右營署。又西爲南下窪。均爲南城墻根。又西爲彌勒佛殿。轉而北。以達濼源門。其入城循墻而東者。爲南馬道。又東爲三角樓。爲大灣。以達木牌坊之關帝廟。由大街之中西行。爲舜皇廟。迤北爲刷律巷。以達撫院前大街。東行爲寬厚所街。官寮旅邸聚集之所。街道寬闊。地勢高爽。爲會垣居家最勝之處。街長里許。轉而北。爲歷山頂。由木牌坊關帝廟直北。經景陽書院。東城墻根。以達齊川門。寬厚所街迤南巷二。曰朝陽廟。通南馬道。曰兩山夾一井。通三角樓。迤北巷二。一通縣城隍廟。旛干巷。以達四隅頭之大街。一爲倉門樓。達東倉城隍廟之西。南北各有倉一。

濼源門內正街爲西門大街。東行爲濼源書院。又東爲撫院前。又東爲圓通觀。又東爲

四隅頭。又東爲府署。爲皇亭。爲濟東道署。以達木牌坊之關帝廟。再前爲東城牆。爲出齊川門之道。二門各不相對。蓋一偏於南。一偏於北也。大街東行。南北街十有一。其在南者。爲彌勒佛殿。爲九曲巷。爲舊軍門巷。爲榜棚街。爲衛巷。榜棚街與衛巷之間有橫街。曰寓官街。守備署在焉。爲天地壇。俱南通南城牆根。其在北者爲太平寺街。由濟南書院以達北城之大明湖。爲高都司巷。洋樓在焉。東省自通商後。教堂始設於此。近又强買濼源書院西旁之房。民情洶洶。將與爲難。教士往訴於總理衙門。始以他處易之。爲鞭子巷。高都司巷與鞭子巷之間有橫街。曰將軍廟街。府城隍廟在焉。爲布政司大街。爲芙蓉街。由芙蓉街北行轉而西。爲布政司小街。藩署在焉。又西爲西公廨。有雙忠祠。太平寺。李感泉諸地。由藩署東旁北行爲鼓樓。爲貢院。前有木柵二。東西向。曰天衢。曰雲路。又北爲貢院。又北則貢院後牆根。以達大明湖。由芙蓉街直北行爲府學文廟。以達城北之鵲華橋而及於湖。由撫院前北行有木柵。曰齊魯總制。由甬道直北。則達撫署。由木柵西行。爲芙蓉巷。通芙蓉街。西轅門外極西有南北二巷。南通芙蓉巷。北之南爲翔鳳巷。再北轉而西爲金鞠巷。皆與芙蓉街通。由西轅門北行爲西更道。直北經

曲水亭。百花橋。達厚宰門。由西更道中西行爲大小王府池。轉而南爲魏家胡同。均透迤通龍神廟。達芙蓉街。由東轅門北行爲東更道。直北爲院後之閘口。其間東西巷三。爲牛頭巷。爲財神巷。爲堆花巷。均東通縣西巷。以南達四隅頭。而北達鐘樓寺街。厚載門東西街。西而南通芙蓉街。東而南經新關帝廟。通縣西巷。東而北通南北鐘樓寺街。由厚宰門中南行爲鴨子灣。起鳳橋。均通曲水亭。以南達西更道。

齊川內門正街爲東門大街。西行爲大梁隅頭。爲小梁隅頭。又西爲閔子祠。又西爲東西鐘樓寺街。又西爲鵲華橋。達大明湖。大梁隅頭南行爲按察司街。轉而東。運署臬署在焉。小梁隅頭南行爲縣東巷。中軍署在焉。有鵲華行館。爲調簾公所。縣東巷按察司街俱南通四隅頭大街。其間東西巷者六。爲倉巷。爲尹家巷。爲都城隍廟街。都城隍廟在焉。爲縣學街。縣學文廟在焉。爲石灰巷。爲苗家巷。倉巷在南。苗家巷在北。俱東通按察司街。西通縣東巷。縣東巷中間西行爲縣門前。縣署在焉。其北爲縣後街。均通縣東西巷。北口而行。爲皇華館街。皇華館在焉。其前有東西街二。爲興隆店街。爲東西菜園子。均東通縣東巷。西通南北鐘樓寺街。由興隆店街轉而南。爲南北菜園子。由南北鐘

樓寺街西行。爲萬壽宮。又西南經娘娘廟前。通厚載門。北經娘娘廟。通鐘樓寺街。是爲督學試院之後墻。

匯波門內以向來人迹罕經。又濱大明湖。故無正街。其在東者爲南北街三。曰高墻後通大梁隅頭。曰二郞廟。通小梁隅頭。曰匯波寺。通東西鐘樓寺街。是三街者。民居罕少。俗謂之東北鄉。地雖在北。然僅通東門街。蓋北即湖濱也。大明湖北岸爲督學署。署北向本明時至道書院基。其大門適對北極閣。由東轅門南行爲吏道。有木栅曰靈佑文垣。達鐘樓寺街北。而東經關帝廟。水月庵通匯波寺二郞廟等街。由西轅門循湖堤行。通鐘樓寺街。鐘樓在督學署內。

保甲局在厚宰門新關帝廟內。

軍需局在皇華館街皇華館內。

書局在縣東巷鵠華行館內。

南運局在按察司街。北運局在縣西巷。南運行郡西南各屬。及河南歸德商邱等九州縣。安徽宿州一州暨渦陽之十九集。北運則爲莘冠武邱觀范鄆濮壽朝等十州縣。及

直隷吳橋界。東三府濱海。自行煑鹽。故不之及。南北運皆商行。其因商乏引懸而官爲籌辦者。各設一局。以總其成。

機器局在西門外趙庄。距城十有二里。

牛痘局在芙蓉街關帝廟內。

棲流所在倉灣。

惜字局在娘娘廟間壁。

普濟堂在西關。

冬季粥廠西南關各一。

八旗奉直會館在起鳳橋同治年修。房宇最爲軒爽。官僚筵聚。往往假座於此。其旁爲僧王祠。

江南會館在寬厚所街。剏建已久。

江西會館在萬壽宮中。祀許眞君。建自明時。

湖廣會館在布政司小街。同治間置。

中州會館在榜棚街。光緒初年置。

山陝會館在布政司大街。道光末年置。

浙閩會館在寬厦所街同治間置寬闊整齊。爲各館之冠。聞爲某觀察所修。費白金五萬餘。

浙紹鄉祠在西門大街。建置已久。

市肆以四隅頭爲最喧鬧。果品蔬品。及山海異味。陳列甚多。凡時物之自省外及南省新來者。各鋪皆用紅籤書新到某物。揷於其上。精飲饌者過之。必購歸嘗新。間有市人攜出𨁝門求售者。謂之報新。價過尋常數倍。風行已久。

書鋪在大小布政司街。以二酉堂同林堂爲最久。

南紙鋪不下十餘家。以藝林堂爲最。在撫院前。次則有容堂。在布政司小街。

古董鋪多在厚宰門。以寶名齋爲最。鼎彝之外。間以古書。惟書畫則佳者甚少。

衣莊以百順爲最。在西門大街。餘皆在芙蓉街。

靴帽鋪在芙蓉巷。以同祥義爲最。次則大成號。

洋廣貨鋪多在芙蓉街。以裕聚爲最。裕昌次之。

三山硯鏡鋪在芙蓉街。

遠香齋小菜鋪。在布政司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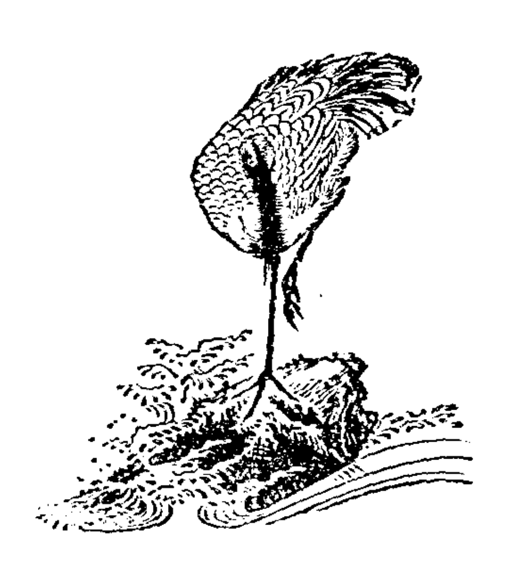
藥鋪散見於各街。以益壽堂爲最。在布政司大街。次則東育生堂。在撫院西。

新泰厚票號。在西門大街。其右路北爲瑞林祥。瑞生祥。在芙蓉街。謙吉升在芙蓉巷。袁鳳九在布政司大街。其餘錢肆。散見於各街。

酒樓可假座宴客者。爲鹿鳴園。在厚宰門中和園。在府學前。福慶樓。在金鞠巷。海山居在芙蓉街。百花樓。在百花橋。本名致美齋。鳳翥樓。在王府池。北渚樓。在芙蓉街龍神廟北。九華樓在縣西巷。座客之滿。不亞都門。間有招伎侑酒者。則秉有滬上之風矣。最雅園。坐地最佳。薄有園亭。可資散步。聞爲某氏別墅。先期定座。偕三五友人作竟日之聚。亦自有致。惟肴饌則市諸各酒樓。園在府學前。夏日大明湖上之匯泉寺。歷下亭。鐵公祠。亦如之。

師史氏曰。在昔粵逆猖獗。句結捻匪。侵及三齊。南北各郡縣之被擾者。不知凡幾。省垣

得屹然無恙。雖衆志成城。功深保障。亦以崇墉深塹。得形勢之勝者居多。迄自今四境無虞。休養生息。稱富庶鄉焉。商賈仕宦。絡繹而來。墨客騷人。亦多僑寄。入五都之市。雜采紛陳。作長街之遊。應接不暇。亦云勝矣。郡志向載城圖。街衢則未之及。長夏無事。默憶足迹所經。率成數則。以四門爲經。以各街爲緯。條分縷晰。庶便周行。公局會館。市肆酒樓。附記於後。亦以知省垣之大略而已。



歷下志遊卷四

習尙志

齊俗樸實。有古之遺。歷代名流。罔不稱許。士尙學業。農勤耕桑。即在婦穉。亦少曠廢。求禮於野。往制猶存。遊食雖多。皆非土著。偶記大概。留俟采風。志習尙

濟南士好經術。城鄉紳家。罔不課讀。即農夫胥役。亦知延師敎子。學館如雲。名里相望。曾南豐類稿云。齊爲文學之國。又有謂齊魯文學。皆天性者。信然。

縉紳之家。不權子母。以奪民利。其有競刀錐以兼貧寡者。皆羞爲之。故多貧居。常亦罕與仕宦往來。請託夤緣之習。殆不可見。至深山之民。有老死不識衣冠者。其守分可知矣。

歷下之民。最樂輸將。不俟催科。自然雲集。南省抗糧包漕諸惡習。此皆無之。鄉民力田者多。貧者樵採傭工。間有貿易。然不遠出。東三府則有遠去其鄉者。殆以濱海之民。往往思動耶。

地宜桑麻。民好蓄積。殷實之戶。十居六七。

郡屬之民。畏見官長。故健訟者少。婦女尤競競以登公堂爲恥。卽有官事牽及者。輒百計求豁。故城鄉婦女節烈者多。

鄉間婦女。最勤紡織。七八齡女子。卽優爲之。男子冬月無事。抱兒負喧。使婦得不曠織。故布帛之利。不減吳中。

省垣商賈雜居。稍稍奢靡。優伶倡伎。遊食頗多。然皆非土人。未足爲大邦累也。

郡有湖山之勝。距東南數省。亦復不遠。凡宦遊於此者。每多僑寓不歸。久遂入藉。俗諺有慣發客藉之說。亦非無因。人旣雜居。風氣遂兼南北。閭閻比戶。衡宇相望。月夕風晨。一遊街市。富庶景象。實有可觀。

昏禮不事繁文。議旣成。以親友爲冰人。用柬帖粘紅箋。男家書伏希金諾。女家書謹遵台命。不書年庚。此外則書吉祥等字以滿紙爲上。餘皆從省。昏議旣成。男女家或有事故。或爲期尙早。則先用紅單書寫。命僕從傳送。謂之傳小柬。

齊俗本不親迎。間亦有行之者。萊屬之諸城。則守禮不衰。竟有不親迎則不得爲妻者。及期。男家用處女二人。俟彩輿登堂。豔裝先出。一執粉盂。一執脂盒。在新人面上作擦

摩之勢。謂之添胭粉。

新人出彩輿。必從馬鞍過。以作厭勝之術。外用一火盆。燒戰炭。俟交拜時。用火酒數甌澆於火上。以取將來家業興旺如火也。

兩新既入洞房。僕人卽用新磚表以紅紙。置大門上。此俗不惟省垣有之。蓋風行齊魯間焉。相傳明太祖徽時。夜行遇新娶者。煞神隨之。太祖尾之入。以磚置其門。次日有問日者。昨何故與煞神犯日者。謂明知之。然是晚有紫微入度相救。故敢用之。流俗相傳。至今勿替。然不知其語之所自來也。

入房坐床之後。例吃子孫餑餑。先是男家納吉之日。用葷素菜菓盒麪一盤。上加棗栗絨花鬆髻等件。謂之油頭粉面。送之女家。多少稱家之有無。謂之合禮。此禮最重。雖極貧者。亦不可少。女家收其素者。而半收其葷者。先期一日。用麪包素者作水角子。以爲新人坐床吃子孫餑餑之用。葷者留俟三日。欵持新婿。

坐床後女家隨送麪絲斤許。肉合子數枚。稀飯一礶來。蓋齊俗三日內新人不食男家之物。次早女家又送麪絲來。謂之抬頭麪。此後則不復饋送矣。

新人入門後。凡賀客登堂者。皆不令見。入夜。母送其子入房。親友概不得入。故無南省鬧房惡習。此風最佳。

數日後。僕挾紅氈毯。新郎具衣冠。往拜各親友之門。見者甚少。見則叩無算。此風亦遍通省焉。

女若歸甯。與婿相遇於家。不令同房。聞濟甯一帶。雖生子在母家。並不與婿相見。其嚴有如此者。贅婿之說。亦惟僑寄者間有之。士著家則決無其事。

既生子。婿家用雞子染紅。先報喜於母家。其多寡亦稱有無。戚誼中惟此最重。數世後猶相親熱往來。若姑姨中表。則不能如此。登萊之間。竟有終世不相往來者。

生日從無肆筵受賀之舉。凡登仕版者。在他鄉則舉行。回籍後。從無收受禮物。親友亦無登堂拜祝者。

小兒出痘七八日後。親友送以燒餅油菓。謂之結瘩瘩。蓋取結痂之意。出痘家用寸許寬四五寸長紅布挂於門首。謂之挑紅。近亦盛行種痘及種牛痘。

喪禮頗近古。初彌留之際。即着內外裳衣。始死。孝子披髮至院。心呼其親而號曰。上西

南。謂之指路。三聲後。擗踊大痛。蓋從古人升屋而號之禮。而少變其儀者。哭踊畢。用瓦礶盛清米汁。赴土神廟。呼其親而遍洒之。謂之送湯。三日後止。不赴告與各省同。赴告後。弔客絡繹。至十餘日方止。紳衿家有月餘方止者。七七之說。不甚經意。從無誦經之事。

葬期既擇定。復告期於親友。請其臨喪。及其用紅箋書親友名號榜於壁。謂之挂榜。凡有執事者。咸列焉。開弔日。客至靈前。長號三聲。謂之舉哀。省垣近染官場習此禮。遂滅。各郡尚遵行不替。若女客來。孝眷咸舉哀。女客猶隨同舉哀如故焉。

殯期至。親及最契之友送獅豹。獅豹者。用花毯作身。木作首尾。一人裹於其中。開弔時列於大門左右。及啓靈。獅豹先入。於靈前舞蹈。喪家先備制錢一千或兩千。置於靈几。舞蹈畢。臥於旁。從腹中出小獅。討喜錢。卽攫几前錢而去。間有用數人假戲場衣冠。於獅豹舞畢。演戲一折。然後啓靈。此節鄉間皆親友爲之。城市有用貧人者。近於鞭子巷設獅豹局。然用之者猶謂之請。不得出錢雇賃獅豹送葬。不及玫。

發引儀制亦同於他省。親友着素衣冠。送鄉間丁少之家。請送者或十餘人。或數十人。

皆白衣冠相送以壯觀瞻。此則失於太過。近則已不行矣。

喪服以東省爲近古。省垣尙有用墨經者。蓋謀生於外者多。不少從殺。惟鞋則三年之內。無不用白。東三府及沂州等郡。竟服白三年。期服亦服白期年。冠履一色。此風他省人無不訝其太重。而不知古風之僅存也。

葬無過期年者。造坟最爲堅固。用磚砌作城門式。前安以門。謂之發旋。坟讀作去聲。砌作池形。上用木板作蓋。或用石板。外用三合土築之。三合土用黍米汁合沙與土。乾則堅過於石。謂之金頂坟。風水之說不甚信。故無論貧富。無停棺不葬者。墓道甚寬廣。松楸蔭及畝許。碑碣巍然。非獨美觀。亦使世世子孫。祭掃不替。

祭以掃墓爲最重。寒食日中元日十月朔。皆至墓前陳祭品。展拜。焚冥鏹。加土。用土塊壓紙錢於坟頂而回。無此則人有疑其斬祀者。羇旅見之。不無風木之悲焉。

家忌設祭。房屋狹隘者。亦行展墓。有力者則祭於家。東府以冬至掃墓爲最重。謂之冬祭。卽蒸祭。禮省垣則罕行之。

除夕焚紙鏹於門外。謂之接家前。接後方設祭於家。或供一日。或供三五日。亦有供至

元宵後者。設祭焚楮。謂之送家前。

五穀以麥爲上。黍次之。蜀秫次之。鄉間此種最賤。人食之餘。用飼牛馬。近水之地。間有種稻者。然不甚佳。市肆所鬻之米。皆自南來。非土產也。

麥以發麪爲最上。發麪用酵發之。俟麪高起成蜂窩。則爲合度。加鹻用力揉之。作饅首。謂之饝饝。此貧富常食之品。用發麪作寸許厚餅烙之。謂之鍋餅。此則貧而用力者食之。用生麪水和作紙厚之餅。謂之單餅。擀麪作條。或細如線。或寬如韮葉者。謂之麪條。此市肆食之最多者。

元旦用麪作角子。齊俗用素餡者多。省垣謂之水包子。市肆鬻賣者謂之扁食。亦謂之水餑餑。東府謂之餶飿。此則不獨東省爲然。北數省皆盛行之。

小米用水浸透。磨推如糊。用鏊攤之。其薄如紙。乾則脆者謂之煎餅。此則通省皆食之。惟武定曹州較少。省垣亦有鬻此者。麥秋時用新麥製此者。謂之麥子煎餅。鄉間貧家用高粱製成者。謂之紅煎餅。沂屬一帶。夏間晨製而晚攤。味帶酸者謂之酸煎餅。此則僅行於沂屬者。

二月二日炒黃豆。加以糖。與小兒食之。謂之吃蝎子爪。農家於是日用白灰作一大圈於院中。謂之打囤。此則見於齊民要術中。蓋由來者久矣。

清明日婦女忌作針黹。聞東府盛行鞦韆。是日皆豔妝結隊出遊。打鞦韆。謂之踏青。此則戲而近古者。

六月六日。炒白麪。用糖拌食。謂之吃炒麪。夏日用小米炒而食之。謂之炒穀米飯。城鄉皆通行之。

中秋節作家宴者少。舖戶中各出一人。互相邀請。然絕無人來。請畢閉戶暢飲。達旦方息。謂之圓月。

重陽最重登高。是日千佛山席地而飲者。不知凡幾。薄暮始歸。必携生柿回。然不適口。徒爲供玩而已。

除夕爆竹之聲。達旦不息。年節拜賀。亦同他省。雖雨雪亦不稍止。亦可見此邦人士之誠實已。

魚肉之屬。不減他省。惟野雞鴨甚多。則以近山之故。味亦甚佳。蔬品以冬白菜爲最。謂

之黃芽菜。惟濟南所產有包頭者。次則瓢兒菜。次則芸苔菜。春初結花。酒肆以爲美品。次則疙瘩菜冬間市肆製作辣菜。即所謂大頭菜。無論城鄉。皆市爲禦冬之味。次則甕菜葱。以章邱爲最肥美。男婦皆好食之。然其味甚惡。他如韮蒜香椿胡荽之屬。皆與他省同。惟郡北德平數縣鄉間。冬用胡蘿卜煑粥。加鹽。謂之鹹飯。稍異他處。

用五穀作菜蔬。惟豆爲多。黃綠豆芽爲常食之品。用黃豆作粗麪。加細切菜絲。夏間則用野菜者。謂之小豆腐。東三府所製與南省同。謂之南豆腐。綠豆以粉皮粉條爲大宗。次則豆粉。謂之粉團。次則搭𤸷。市肆所賣者。用小米粉加豆與粉條青菜者。謂之油粉。用小米粉作細條。夏以芝麻醬作湯。加醋蒜拌食。冬用清湯加胡椒芫荽者。謂之米粉。此市間所通行者。

果品以曹州木瓜石榴爲最。曹州並產耿餅柿霜。香祖筆記載曹郡種木瓜者。必植鐵根海棠於旁。結實方茂。石榴有大如中碗者。子實荷三十六之數。謂之罡榴。最不易得。次則臨清桃。桃大而有紅嘴。肥城桃小而白。次則青州梨。皮青而粗。肉白而細。直不減哀家梨。樂陵棗亦佳。武郡本產棗。而以樂陵無核棗爲最。濱州等處有以棗煑粥者。市

間所賣。皆製作薰棗可以經久。此數品者。皆產他郡。而盛行於省垣。故販者甚衆。價亦不昂。郡屬所產以蘋果爲最佳。次則文官果。彷彿新栗而外無刺。味如蓮實。久著盛名。他郡間亦有之。次則沙果。次則菱藕產大明湖。次則栗子。然不若諸城之奎栗。近有仿肆京之法鬻賣糖炒栗者。趙甌北陔餘叢攷言。汴京李姓以糖炒栗馳名天下。金滅宋室。攜往燕京。此都下有糖炒栗之始。風氣流傳。乃及山左。次則山查。近山處皆有之。然不若青州黃山查之美。惟係貢品。尋常市肆殆罕見之。

瓜品以西瓜爲大宗。西瓜以曹州爲最大。瓜性喜沙土。曹郡土性鬆浮。故瓜甲他郡。然距會垣遠。且質重難於負販。故不能來鬻於此者。皆產東平。謂之州瓜。境內亦間有產之者。然不若州瓜之佳。近有所謂三白瓜者。又有所謂枕頭瓜者。其形似枕。子小而紅。其餘甜瓜香瓜菜瓜等類。則皆不足重者。

花木皆來自他郡。以日照之梔子。曹州之牡丹爲最。土產僅大明湖之荷花。蘭菊桂梅木梨等品。皆來自南省。價最昂。鮮花局以趵突泉白雪樓爲最寬敞。中有精室。可以假座宴客。地主李姓滄溟先生之後。唐花爲牡丹爲最。近數年來竟有烘及海棠者。竹最

少。土不宜也。凡賣花者無不兼賣籠鳥。鷃鶉不常見。有則値必昂。有五六金買一頭者。禽荒者每好購之。

蠶桑之利。厥惟東南山左亦踵行之。以長山爲最。他郡所產。皆不能及。沂水織作絹。昌邑織作綢緞。靑郡一帶。織作羅紗。爲蚊帳之用。數年來會垣有織洋縐紡綢等類者。然質粗而薄。去南省甚遠。固屬人力之不齊。亦以天氣燥濕。南北不同也。近來封疆大吏。無不以此爲要務。而先出示曉諭者。然終未見成效。非有司奉行之不力。亦非閭閻之狃於積習。而不慣趨時也。蓋蠶桑多借力於女工。東省男女皆盡力於南畝。無暇及此。土復不潤。故桑亦不肥。因地制宜。固非可强。綿花東昌最盛。武定次之。往往由海道遠售他省。故烟臺洋稅以棉花爲大宗。地最宜麻。而種之者恒與檾相半。檾之用可作粗細繩。其幹劈作數片。澆以硫黃。謂之取燈。此係莊農所用。城市罕見之。麻之用少。每多銷往他處。在上者若令民間種檾者悉令種麻。而於南省雇織夏布者來敎之紡織。則夏布之利。亦不專讓南中。較之蠶桑。必易爲力。村居隙地。許其種檾。以仍其利。似爲兩得。惜當事政務紛繁。從未有議及此者。

齊俗儉樸。衣服不尚華麗。無論貧富。率服大布之衣。間有服繭綢緞者。即昌邑所產。若洋縐大緞。雖極富貴之家。亦罕有作常服者。婦女不穿裙。年少者冬不服裘。夏服白衫褌。男子夏間出門。長衫皆摺疊挂於肩背。及門方服之而入。出則仍摺之歸。是儉亦可見一斑。

東省與都門近。土音亦略同。但稍重濁。其尋常稱謂及方言之獨異者。略記數則。以廣見聞。省垣謂父爲爹。東三府則謂之爺。謂母爲媽。有嫡庶者。嫡曰媽。庶曰娘。外府則謂嫡爲娘。庶爲媽。謂祖父爲爺爺。祖母爲奶奶。東三府謂祖父亦爲爺爺。然讀作去聲。謂祖母爲媽媽。然讀作上聲。謂伯爲大爺。伯母爲大娘。叔爲叔叔。叔母爲嬸。兄弟姊妹稱同。弟若與他人言及其兄。亦稱幾哥。從無有老幾之稱者。夫婦男稱女爲家裏。此稱最古。見玉臺新詠。女稱男爲外頭。翁姑稱其媳。皆指子女而言。呼之幾嫂。而加以你字。媳稱翁姑從其夫。嫂叔娣姒之稱。與他省同。小兒乳名以意爲之。其最俗者如淘氣兒。迷糊兒。及犬馬之屬。蓋命以至賤之名。冀其易養。此風他省亦有之。自謂爲俺。謂人爲你。外戚以外祖父母爲重。謂外祖父爲老爺。外祖母爲老娘。舅爲舅舅。母爲衿子。姨謂之

姨。姨丈謂之姨夫。姑謂之姑。姑丈謂之姑夫。中表兄弟姊妹。率以兄弟姊妹稱之。岳父母之稱不同。有舊親者。仍其舊。否則隨其妻之稱以爲稱。妻兄弟姊妹各從其稱。而與人言則謂舅姨。然土俗最忌小舅之稱。往往有以兄弟呼其姊妹丈者。舅嫂各不相見。

連襟謂之兩喬。蓋本大小喬之義。

雇覓長工。謂之做活的。東三府謂之覓漢。客作謂之短工。女工謂之老媽。東三府謂之辦飯的。凡有吉凶事來伺應者。謂之行人。東三府謂之管家。婦女產後謂之月子。裏東三府謂之睡倒了。土棍謂之無賴。尤倡謂之苦瓜。又謂之媳婦兒。民婦有外遇者。人皆謂其夫爲當鱉。凡婦女往來送出門後。必連呼來字。竟有人去數武。猶呼之不已者。伎送客亦然。

謂物之不佳及事之不成者。謂之不濟。按左傳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似宜作此蔇字方合。此山左方言之最近古者。

謂有息之錢爲取錢。無息之錢爲借錢。此語最古。見史記孟嘗君傳。尋常用錢。率用蚨票。以五百錢爲一千。謂之京錢一吊。然必滿十文方謂之二十文。十文內者皆從實數。

形體之屬。大略相同。惟謂咽喉爲嗓子。東三府謂之吞子。讀作去聲。謂臂爲定。竟有緣詩經麟之定。謂此語爲古稱者。殊可笑也。此則與他處迥不相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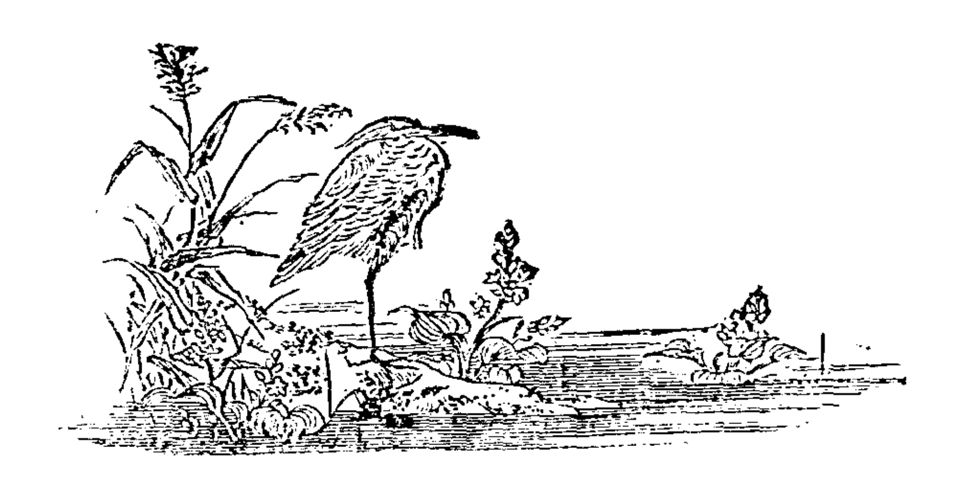
鄉俗以辰時爲東南晌。巳時爲已飯時。此沿古十時之稱。而未改者。謂昨日爲夜兒。前日爲前兒。明日爲明兒。後日爲後兒。此口頭常語。無可攷證者。

街市閒遊謂之逛。讀作廣字去聲。相聚閒談謂之拉聒。聒字讀作瓜字上聲。彼此相詈謂之捲義。取言語互相攻擊。如席之可互捲也。打人謂之撅。韻本平上聲。而訛作去聲者。謂餓爲饑困。謂未見爲沒見。沒讀作覓。山左音韻甚不講求。東三府爲尤甚。竟有平仄互訛。與平仄統爲一音者。故學人試帖。往往失粘。有司衡文。亦難苛究。安得頒發正韻。與魯諸生共研求也。

師史氏曰。輶遊所及。例許采風。記載之編。亦列方物。禮儀之所在。語音之不同。堆砌古書。轉失近實。且鄉曲所習。或百里而變。或數十里而變。俗之有異。自難強同。必欲援古例今。勢恐不能徵信。是編所載。自風俗禮制。以逮衣食語言。專就省垣近日言之。弇鄙之誚。誠知不免。借假之弊。可信其無。綜計數十餘條。率本肖石山人所述。而參以己所

聞見。山人別有傳。獨念山人負用世才。僑山左垂三十年。於世無所與。性又不願見異己者。杜門不出。宜若無所知矣。乃於是鄉風敎之流傳。政治之得失。下至閭閻疾苦之隱。市儈瑣屑之端。源源本本。悉貫穿於不合時宜之肚皮。則其平日之留心時務。而非漠然於民物者可知。使得見用於此。則駕輕就熟。敷政優優。必不若盲馬之不辨徑路。而顧不得一假手。抒三十年來之抱負。僅藉余之楮墨。以罄其所藏。亦大可慨已。抑余思之。天之生山人而使之久客於山左而不得一用者。又安知非爲余來遊之故。使之留以有待。以成余之書耶。是說雖小。然於佛氏因緣之理。亦自可通。編輯既成。用喜而識之。蓋不知漏之已過四下矣。

歷下志游作者自署游藝中原客不知何許人右四卷爲其正編外編記冶游事于地理風俗無涉今刪去寄塵記



游玄武湖記 竊名

金陵城垣外東北隅。有湖曰玄武湖。甚古。六朝時己甚著。元嘉中有黑龍見於湖中。因得今名。孝武大明時。復於是湖大閱水師。因又有昆明之稱。舊欲遊湖者。須出太平門。繞道甚。今則車馬可直抵豐潤門。潤豐門者。前清督端方所開以便游人者也。出豐潤門。卽湖濱。循大埂。蜿蜒曲屈。可抵湖心亭。湖故有五洲。曰老洲。曰新洲。曰長洲。曰後洲。曰隣洲。而新洲爲最大。然游人叢集。則悉於老洲。亦卽湖心亭之所在也。亭凡兩級。上級可遠眺。當夏日當空。蟬聲四響。蓮葉鬥綠。鮮荷競紅。把茗縱談。覺湖海滄桑。不知幾經浩刼。萬古宇宙。如夢浮生。厚祿高官。金迷紙醉。轉瞬煙消雲散。美人不再。豪傑蹉跎。晉代衣冠。吳宮花草。悽涼往事。感慨系之巳。亭之旁有西式屋巍然矗立。爲陶公亭。亭爲八角式。白堊紅磚。與嵐色湖光。互相輝映。湖山蒼翠。不假修飾。本具韶秀。然而西子淡抹。太眞微醉。小小點綴。亦未始不爲湖山生色也。亭亦爲端氏所建。以絕好湖光。强成名士生涯。着此點污。亦一憾也。凡兩級。下級現爲務農小學校校舍。上級爲六烈士祠。吳樾熊成基諸君子俱在焉。試一登覽。全湖在望。其前雉堞牙撐。隔城見一塔高聳。

游玄武湖記

蒼古幽蒨。為北極閣。又有作圓狀若城樓出沒隱現於雲表者。為鼓樓岡。而國徽飄揚。遙翻五色。則又省議會鐘樓之所在也。湖之後為鐘山。三面環抱。如大玉玦。天保城之新營舊壘。猶能髣髴見之。山泉下注瀦而為池。則此湖所由濫觴。東起太平。西至神策。汪洋蓋千頃焉。遊湖時為七月十一號。荷適盛開。幽香十里。扁舟欵乃。入荷葉深處。恍如身入畫圖。飄然馭風。神仙不啻。迨夫落霞當空。晚笛數響。星火點點。出沒於蒼波翠渚間。尤足滌蕩塵襟。與侶漁伴樵之思也已。爰特記之。用誌弗忘。

古北口行記

昭文孫雄師鄭

古北口關在密雲縣東北一百二十里。癸巳三月。順德侍郎校士遵化。旣畢。將蒞承德。道出密雲。宿焉。密雲於漢爲漁陽郡地。崇峯迤邐。危城聳立。平沙浩浩而撲人。悲風蕭蕭而橫野。縣本因山得名。山在城南二十里。史稱石虎攻段遼。遼棄令支奔密雲山。卽此地也。旅館寥落。近依城牆。屋低而行或礙眉。壁斜而狀若曲背。蠅蟻羣集。揚風而驅蚤虱朋來。竟夕不寐。雄雞一聲。呼僕就道。客或耽睡。墨墨不語。假寐以憩。俟客同行。東方旣明。車聲始發。訪博陸之廢邑。溯鮑丘之舊源。黍谷猶存。誰吹鄒子之律。鐵官不設。空讀孟堅之志。行六十里。始抵石匣。停驂暫息。舉杯互酬。蝸餅犬羹。說厥命名之義。薑辛桂辣。佑以苦口之師。日景方中。又各攬轡。陟峻嶺之岃崱。越高岡之駊騀。封豹隱伏於其旁。小狐潛藏於其下。一升九息。駑蹇局而不行。十步五迴。猨猱哀而時嘯。眷故鄉之遼隔。則紆軫懷愁。哂蠢僕之惘惶。則憑軾發粲。朔風之所會起。淩澌之所縈帶。路逶迤以迫隘。林廓落以蕭條。禽鳥棲陽。對客而嬉。熊虎窟陰。畏人而匿。輕霞下拂。疑神明之宅居。靈泉旁潄。供欵段之吸潤。亦欲仰蔭嘉木。俯藉芳卉。以消羈旅之憂。窮邱壑之

勝。而重岫迴複。險道迂峻。恒懷虎尾春冰之懼焉。蓋去石匣三十餘里。是爲南天門。其高去平地十餘丈。實最險絕。劍閣矗立。迺巴蜀之門。虎牢豁摩。作河洛之蔽。以彼例此。鼎足而三。夫九州之險。本非一姓。興必在德。前史所云。然重門擊柝。聖人所以待暴客。方城漢水。雄楚所以盡諸姬。苟非高岸危峰。襟山帶澤。雖有盛德。曷觀成功。覩此天險。能無駭目。而覩。撫膺而悼哉。既越天門。仍歷高阜。蜿蜒蟺漫。升降連屬。車低徊於濬軌。馬傺侘於長途。又行二十餘里。地忽平曠。人煙稠密。林木叢萃。湙春泉而彌潔。玩陽葩而具繁。磅礴解衣。且酌玉田之醸。雄秀依墅。宛入錦沙之郁。方歎名山幽谷。故無虛賞。峻阻巨防。允爲重蔽。相與送目四遠。千亍連岡。弔秦皇帝之駿武。摩娑片甎。述楊令公之驍勇。踟躕古廟。呼聲僧而共語。莫問滄桑。撫舊碣而增悲。已叢荊棘。懷舊思古之情。登山遠行之感。一時俱發。胸塡淚零。總轡懸鞍。前後增其戒慮。九登十陟。山海畔其牢愁。爰回徬徨。爰返旅館。燈昏徑黑。風厲更殘。用紀所經。以誌鴻爪。

居庸關至宣化府行記　前人

太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而至於燕北。其間幽谷丹巘。隆崛崔崒。谿壑盤紆而錯繆。坂坻巀嶭而迴繚。芒芒甀甀。不可登陟者凡數千百里。而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陘。居庸關者。實其最北之第八陘也。四險六達。爲代郡之要塞。查刺合攀。乃金源之命名。癸巳孟夏。余從軺車歸自灤陽。將往宣化。固得親歷關門。曠眎形勝。關凡四重。並爲之城。曰上關中關下關。相去皆十五里。而南口即爲下關。鳥道盤盤。甫上而幾隕。虵勢落落。延緣而甚長。奇峰霞舉。孤標秀出。清泉隱躍而灌頂。翠柏蕭蓼以悅目。意必有黃冠念一之夫。緇服思元之士。棲息於此。以養性靈。以超溷濁。停車悵望。終無所見。爰復援蘿尋谷。騰崟降深。雙輪動搖。宛若病齒。雨驂喘息。已成汗牛。前疐而後跋。進寸而退咫。蓋越上關。又十五里。至於八達嶺之城。是爲關之第四重。八達嶺者。即元史速哥傳帝謂曰。我將官汝西山之境。八達以北者也。若至元十二年紀云。赴八達山屯田。乃即西北地附錄之巴達哈傷。明史外國傳作八答黑商。與此相去萬里。豈能混爲一談。嘗讀順德待郎元史地名攷。故得知其詳。憑軾閱覽。林壑崛絕。北門鎖鑰。染大筆之林漓。八達

居庸關至宣化府行記

嶺之北門有北門鎖鑰四大字明景泰三年建上谷峰巒。作皇都之藩衞。連接蒙古。控帶朔陲。峻壘綿疆。峙五虎之屹屹。金城布險。建萬雉之呀呀。雄魏雌韓。守隘而干夫莫抗。鐵關銅廓。築墉而百丈增高。卓爾層巖。屹乎重鎭。高插霄漢。勢峻於天。低眄燕薊。形小於井。王惲中堂事記出居庸關北口至八達嶺於兩山間俯望燕城殆井藏然降自八達嶺。又行五里。土地平曠。是曰岔道。畿輔通志岔道口在延慶州南二十里方輿紀要自八達嶺而北地稍平五里至岔道有二路一自懷來至宣府爲西路一自延慶州至四海治爲北路八達嶺爲居庸襟吭岔道又八達嶺之藩籬也　風沙撲。面浩乎無垠。隴霧侵衣。溼而不見。嵐乘虛白。山擁空青。劉無黨摧車之行。楊士奇觀獵之作。陵谷依舊。景物已遷。飢鳥羣飛。向殘楊而下啄。乳羊侶集。臨古墓而相嬉。淙淙流水。時蟄乎馬蹏。森森長松。屢拂其麈尾。則又極婆娑之樂。忘羈幽之苦焉。留宿一夕。侵曉即發。歷二十餘里。過榆林驛。既元代上都王禪及太尉不花丞相塔失帖木兒等駐軍之地。燕鐵木兒一傳可覆視也。四山環抱。舉目蒼莽。前橫懷來之險。後壯居庸之蔽。左界嬀川之流。右襟北山之峻。岡巒糾紛。觸石而吐雲。源泉灌注。灑流而開竇。榆雞古塞。猶沿西漢之舊名。周伯琦扈從北行後記懷來縣四山環抱有嬀川榆林驛即漢書衞青傳榆谿舊塞　火焰高峰。並爲南山之要地。宣鎭圖說火焰山地勢孤懸爲南山第一要地　馬騾車馳。未遑瞻眺。行五十餘里。至土木驛。驛有顯忠祠。祀明正統己巳死難之臣。當時六軍草草。將

士無謀。孤注匆匆。帝王可擲。而諸君子咸能以身許國。見義勇爲。英風慘澹。大義彪炳。支解寸裂。視如袵席之安。髮鬑齒腐。堅比金湯之壽。或握節而赴火。或戰巷而飲刃。或碎腦以投餓虎。或椎心以抗震霆。大名勒乎貞珉。節烈炳乎青史。將軍喋血。張英國之壯氣如生。司馬嘔心。于忠肅之沈冤終雪。陳瀛朱勇。或待攷證於後儒。齊次風題忠祠崇祀忠臣攷云碑中所書姓名字多訛舛如朱勇作朱允是以日後之保國公爲此日之成國公矣陳瀛作陳塱是以日前未襲侯爵之伯祖爲此日嗣侯殉難之從曾孫矣 石玉李恭。並耀芳聲於萬祀。二人皆序班列文臣殉難位之末 蘋香寂寂。遺像淸高。草色殷殷。孤忠盤鬱。順德侍郎裵徊廊廡。景式徽懿。捫齊天台之碑記。誦朱秀水之詩謌。潛然適然。悲忻交集。名山何幸。邀一顧於斯人。毅魄有靈。驚千古之知已矣。次日又行六十餘里。宿於雞鳴山驛。雞鳴本作鳴雞。乃磨笄之聲轉。魏書帝紀云。薨昭太后於鳴雞山。列傳則云。葬於廣寧磨笄山。視彼異文。可爲塙證。亦猶羊陽通借。匪有兩峯。舊宣鎭志黃羊山在城東南三十里雲發則雨居民覩此以候陰晴金志章宣化府志云黃陽山相傳黃伯陽修煉處俗訛爲黃羊山其說無攷或云雲發如羊則雨事或有之 鷄欒誤傳。祇斯一嶺。宣府鎭志鷄兒嶺在城東南三十里卽古欒兒嶺唐可舉破李克用兵於此又名曰鷄兒嶺 柏舟操厲。鐘穴風淒。弔代夫人之靈。稽酈善長之說。殘花濺淚。猶泣義烈之魂。啼鳥驚心。如感興亡之迹。鴛鴦濼畔。天子開圍。紅草溝頭。材官角射。問元家之官殿。半付石灰。訪遼后

之園亭。巳叢茂草蒼茫獨立。大難爲懷。自過雞鳴山驛。行乎萬山之中。危劫複陸。磔磔而相摩。絕壁巉巖隆隆而欲墜。上矗奇阜。跨躡平原。斜束鴻流。襟帶要害。憑高俯下。深幾及夫十尋。絕地通天。狹僅容夫一騎。其最阻者。俗名老龍脊。稽諸志乘。曰響水舖。雖劍閣之重深。羊腸之詰屈。蔑以過也。僕夫惴惴。幸未覆轍。如此六十里。巳抵宣化府治。宣府控扼北鄙。枕倚大荒。雲朔壯其區宇。桑嬀緯其封域。臨谷爲塞。浚泉通涿鹿之流。因山爲障。聳險接飛狐之嶺。龍旗日麗。曾駐宸輿。虎旅雲屯。允稱雄鎭。通衢宏敞。四會八達之莊。對郭幽块。雙闕九塗之奧。都人士女。袨服靜妝。闤闠百工。奮斤督墨。順德侍郎披圖按記。揆日攷星。謂此邦地脈形勝。實最北方。成都小市。將迎貴王之車。君山結脈。宜蓋三皇之廟。故能拱翼京室。作限華裔。總風雨之所交。壯天地之嶮。介葱葱鬱鬱。毓將相以立功名。煌煌扈扈。跨州域而建屏翰。不第野駝飲水。定屬佳城。白馬經墳。必開顯爵而已。侍郎洞曉子午。善相陰陽。范蠡築城。能制敵國之命。袁安葬母。得授異人之術。尋其緒論。可爲典要。故既至試院。卽退而記之。

▲近人游記叢鈔徵文▼

（一）本局編輯此書爲研究地理之助卽爲怡情適性之需茲先出第一輯第二三當陸續出版地理家旅行家如以此項游記見惠不勝歡迎

（二）篇幅無論長短均所歡迎惟以近人所作者爲合格

（三）如能以風景照片並寄尤佳

（四）選擇登錄後酌量以本書或他書奉酬高誼（多少由本局酌定）

（五）無論登錄與否原稿概不寄還

（六）每一輯出版無一定期限投稿諸君如以出版期函問恕不一一答復敬求諒鑑

（七）投稿如不欲本局刪節者請先聲明

（八）來稿寄上海棋盤街廣益書局編輯部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付印
中華民國三年七月出版

近人游記叢鈔
定價大洋五角

編輯者　涇縣胡寄塵
印行者　上海廣益書局
印刷所　上海國民公司
分售處　各埠各大書坊
分發行處　漢口　廣東　長沙　開封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棋盤街廣益書局

名人尺牘

新刊詩文集

- 文藝叢書一　每集六冊　元二角
- 名人文選　四冊　五角
- 名人詩選　四冊　五角
- 義山詩集（六冊中國連史）二元五角（六冊[illegible]連史紙）一元八角
- 文中子中說　二冊　四角
- [illegible]唱和集　二冊　二角
- 詩話傳奇　二冊　一角五分
- 詞斷腸詞合刊　一冊　一角二分

各埠書莊均有發售